

文 282.597

12.2



健松齋集卷之四

遂安方象瑛渭



序

送座師益都先生致政東歸序



康熙二十一年夏六月吾師相國益都先生請告歸
青州

上命馳驛遣官護送七月 召遊瀛臺復 賜石章
其文曰樂志東山 親為詩寵其行一時朝野知與
不知莫不歎

皇上優禮老臣始終無間而先生之進退以道其精

後松齋集 卷之四
誠上格有非近代所能及也夫君臣之際以心相感而已易曰有孚攣如言上下交孚其精誠所積至於固結而不可解而孔子繫象申之以位正當蓋上有剛健中正之德下應九二之賢既縻之以好爵又和之以中心所以化邦成治也古者七十而致仕引年請老者多矣增秩賜金安車駟馬禮遇非不極渥亦曾有殊恩稠疊始終無間如先生者哉當順治中先生起詞林歷侍講幄

先皇帝器重之嘗曰如馮某乃真翰林

皇上眷求宿德自少宰擢長御史臺晉秋官尚書遂參大政論者謂升庸陟相極一時殊遇不知其董率百僚政平職舉澹泊寧靜之德默承 特簡非偶然也先生既爰立首以薦賢爲大務所引鯁亮之臣今大司寇魏公輩

上特信而用之其他贊大計決大議正色而陳改容而受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知乃先生雖柄用無日不以引退爲念輔政逾年卽屢上章乞骸骨 溫旨慰留不啻再四會海內用兵不敢復言去今天下蕩平無事始再疏得請蓋前後凡七上疏矣人知皇上優禮老臣如此其厚抑知先生精誠所格其進

退一準於道固有交孚於上下之間者哉嘗見夫世之仕者矣一命之榮輒徘徊眷戀及躋高位竊厚祿既無致君澤民之學感動君心尸位曠官依違不肯去此其爲人賢不肖何如故非知足以決幾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固未能脫屣功名而不顧也先生今年七十有四清明強固齒髮未衰又

天子仁聖同寅協恭諸大夫國人奉之爲表率疏傳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固無足慮顧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皇上以簡任爲先生善其始故進得効輔弼之忠復以優禮爲先生善其終將退亦得以適林泉之志君臣之間精誠固結其所以風勵天下者大矣象瑛於先生爲門下士頃來京師提携教誨又最厚故不敢爲攀留惜別之私惟就君臣之際進退始終之間深原其所以固結不可解之故先生或許爲知言乎蘇子瞻賀歐陽公致仕有曰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象瑛不敏竊以此爲先生賀矣

稠訟繁矣財藪不虞衆攫巨族不憂旁掣乎先生雖善應顧儒者何能堪此余皆以爲不然蓋爲先生喜者愛先生者也其惜之而或羨且慮者非知先生者也古者儒與吏一致政與教同途故國學外職教無專官而黨正州長歲時讀法考其道德糾其過惡而勸戒之黨正黨之師州長州之師也爲之上者旣德行道藝爲人表率而復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其下故養之爲農造之爲士長之則爲師官之則爲吏興賢課能皆政發號施令皆教也後世分政教而二之於是儒術吏治漠然不相謀教化衰而治道雜矣先生

以吏之道師卽不難以師之道令蓋儒者之治治心而已心主造士不必典樂教胄也蘇湖之教寧出調元變化下乎心主愛民不必三槐九列也卓魯之政何嘗不賜侯錫秩乎故遷擢非爲喜暫試非足惜也且先生何如人乎高懷邃學非齷齪寒氊比也閒齋不因人熱卽沃土奚羨哉若夫斤斤過慮盍就先生成績決之先生之三爲教也峻規條勤課校黷序無逋糧催科視此矣遴髦秀獎單寒崇節孝士不佻達以侵民民不亢莽以狎士寧人息訟視此矣蠹逐蠅營吾視之仍苜蓿也攫我者必寡賢士大夫吾親之

仍生儒仍更老也掣我者必希故雖甚繁劇竊以爲
無慮也何也先生以德行道藝淑其身卽以忠厚長
者待其士而何不可以忠厚長者治其民民與士一
將政與教一儒與吏一學校爲賢師司牧爲良吏一
心通之有餘矣諸君奉教有年亦何容輕測先生哉
諸君曰微子言愛先生幾無以知先生也先生行矣
書此贈之并以爲壽

送表弟姜騰上南歸并壽其尊人瑞若先生序
母姨弟姜生騰上年少砥文行名藉藉庠序間偕余
遊京師九閱月矣不通賓客不事遊覽敝衣蔬食矻
矻几案間其意似有所用之者夏四月將歸應省試
并壽其尊人瑞若先生余乃舉卮酒告曰子勉之天
祐明德其後必昌吾于此行信之矣夫人之碌碌不
自振者非獨天困之也其持身礪志實未嘗攻苦自
命而祖若父又不能貽謀于後譬之木然發榮方華
而旣沃不加厚則生氣薄矣使因其盛而培之雖經
凋落而將來之繁滋如故也吾與子里巷相望先府

君暨尊公先生同爲淳安吳比部公婿婚姻世好知
子者素矣方京卿公以清修直諫著名啓禎間香河
公繼之再爲民罷官初未嘗剝民肥家貽後人以不
肖也然而廿年來中落極矣勢窮則變世固有京卿
父子而子孫長貧賤者乎瑞若先生承家學已當否
剝之初而又豪邁不事生產年未艾棄博士弟子縱
覽經史子籍暇則遊名山流連花鳥以適志吾黨論
襟度之曠無若姜伯子者今年六十矣豪飲笑談老
且勿倦比者得先生書以偶疾事藥餌騰上憂形詞
色余作詩慰之夫天祐姜氏旣困苦之使閱歷于甘
苦中其必默相之承前修而觀後嗣之成立可知也
子來京師瞻泰岱之崇高濟黃河之浩淼宮闕崢嶸
郊壇肅穆所爲壯其文心者已極而又攻苦如是茲
之南旋也奉觴爲尊人壽然後放舟西陵一舉賀戰
勝天祐明德其在斯乎雖賢者事其親不必盡由顯
揚然觀京卿父子之勉爲善與先生之澹泊自怡夫
亦謂吾以清白留後人將有大吾門者子勉之使人
謂子之祖若父能栽培以教子孫而騰上克振家聲
于中落之後且謂吳比部有甥又能相與有成則吾
母與若母雖不得見猶將稍慰九原矣若因一時之

便林齋集 卷之四
窮愁以報施善人歸咎于天豈知君家世者哉

送陳六謙之安邑丞序

海寧陳子六謙年少以詩名所刻大梁泰山諸作風行海內久矣顧獨請試吏余竊怪之夫以陳子之才博極古今乃亟於求仕如此吾知其心必有所不得已也間以問陳子陳子笑不應冬十月謁選山西安邑丞行有日矣余乃屬卮酒告之曰子之請試吏豈誠有所不得已於中者乎子之意固別有所寄而不吾告也吾聞之朝廷設官分職總以爲民內而六官外而郡縣巨而三事大夫下至丞簿尉仕無論大小也是故令尹掌邑事而丞爲之貳非僅哦松占氣以

清閒了公事也後世政治不修卑視丞爲散員不足
比數而當其位者亦碌碌自安無復以民爲已任於
是丞之職輕而丞之心亦不可問矣夫誠得民而治
之度必盡其心而後快豈必沾沾科第始足致通顯
哉且夫安邑非葭爾也襟山帶河是堯禹之故都而
三晉要區也地高土沃舊稱富饒陳子官於此當無
憂貧窶矣然而酌水縱囚夫獨非丞乎苟丞不負人
而人負丞其何以重此職也矯末流而上之必有以
處此矣陳子詩人也安邑於國風宜歌唐蟋蟀在堂
至今思勤儉焉夫勤儉之俗其教易成問俗觀風之
暇其和平忠厚必有入人心而誠神聽者登臨憑弔
鳥足盡陳子哉今 國家立賢無方苟有奇才茂績
不難立躋顯秩陳子膺親民之任而又當陶唐夏后
之遺墟三載政成增秩超遷如孫鹽瀆宋龍門故事
向者不得已之心庶其大慰乎陳子尊人於先大父
有淵源之誼余喜陳子之才得以詩教其民鳴條姑
射之間將因陳子而奏唐風也故與之論政更與之
言詩

報之間殊因刺于而奏書風出始與之論更與之
 有賦感之篇余喜刺于之木骨以精婚其刃則新故
 同者不歸日之心無其大暴平刺于尊人飲飲大來
 之數盡三難如則許其賦數收新盟實宋請出始事
 不據立觀隱其刺于實賦其之升而又當固書其司
 良以盡刺于始令 國寒立贊無代許育育十效辭
 卿其味平思思必育人人心而歸輒離齊登調懸甲

送湯西崖南歸序

余僑居錢唐三年士之能詩文者必訪而求之諸君
 子競相推許知余文章朋友外無他好也顧獨以未
 識湯子西崖為憾西崖浮江淮歷齊魯放遊京師文
 名藉藉公卿間今年余入都識西崖於長椿寺握手
 驩甚西崖亦大喜數相過從意氣之合有不知何以
 然者西崖年纔二十為唐宋大家之文其詩高遠類
 王孟余嘗謂西崖年少蚤孤家素貧顧超絕如此倘
 更老其才不知復當何似乃西崖為余序健松齋集
 極論讀書作文之道而以余為能學韓歐蓋愛而忘

其醜不覺言之夸也然吾兩人之所好亦概可見矣
余生平以文章朋友爲樂湖山讌集往往見於篇章
今別且一載矣追念舊遊邈不可得從吾遊者多鄉
曲故人不嫻爲文辭一二知交又皆羈於職守今有
西崖或者載酒西山賦詩金魚池上如臯亭河渚時
乎乃西崖則又促裝將南歸矣西崖之言曰今天下
貢舉尚制義士非此無以進吾來京師非得已也風
塵酬應妨吾靜者多矣歸當理吾舊業耳余聞而疑
之西崖方以詩文名都下顧戀戀如是豈誠有所不
得者耶則試爲西崖思之制義與古文無異道也能
於制義求古文卽不難以古文爲制義夫制義之興
有體有度有氣有神要亦涵濡六經沐浴先秦史漢
而變化於韓歐諸大家得其精者以爲文亦遂歷久
遠而不可泯沒今士不服古剽竊者時人緒餘耳未
得其步趨而反失吾所故有敝敝焉何爲乎西崖於
此亦卽古文通其意可矣若夫遇合誠有數然天下
未嘗無知己吾以其精者相通彼亦將遇於冥冥之
內固有所不必計也顧西崖以京師塵囂欲歸理其
靜業夫湖隄十里士女之熙遊管絃舟楫之嘈雜視
此中何如乎倘仍徵逐於六橋花柳間固無事於歸

矣余所爲告西崖者如此

送同年汪考功歸省序

人生家庭聚順之樂豈不有天幸哉夫祿不逮養無
論已然或糊口四方或鞅掌王事至求一省侍不可
得白雲之下凡爲子者所同慨也乃循分舉職旣克
盡其心而又奉升斗之祿邀半通之綸以悅其親雖
至性所感天之所以成之豈偶然哉吾友汪君鐘如
少失恃依依太宜人者三十年甲寅春當赴閣試太
宜人春秋六十有九矣君躊躇不欲行太宜人固命
之乃長跪泣別計試竣南旋不敢貽倚閭望也乃試
輒高等遂守官京師旣以甫拜命不敢陳情而

國家功令京朝官歷俸六年始許歸省於是太宜人壽不得躬奉杯觴每爲余言徘徊戀慕君於此誠有所不得已也今君優游禁直且佐司農歷天官尚書郎前後蓋七年矣在恒情視之君雖與例合然忠孝未能兼盡從此展所長以顯揚代旨菽太宜人當亦欣慰亦何必脂車南邁始樂其志而君不敢安者謂非此固無以悅母心也於是投牒請假復循例給與救命長安士大夫莫不歎鐘如之賢旣盡其忠復不失於孝有如此嗟乎吾嘗見夫世之爲子者平時不能以至性相親一旦服官晨昏闕然卽或念切承歡而瞻望靡及此非薄待其親勢固有不能也以君觀之不且有天幸哉今君歸矣旦夕拜堂下太宜人白髮冠帔稱觴上壽家庭之樂莫快於是猶且輯贈公懿行擬祀瞽宗然後奉太宜人就養京邸以從王事嗟乎人情不甚相遠也余與君同年邦好新安距余鄉不二百里凡君所能爲者余未嘗不日夕志之顧少失所恃先君子又不逮養雖母孺人在堂然格於例不得一承色笑視吾鐘如相去蓋不知何如矣能無悅然自失也哉

送李尉序

尉之爲職所以弭寇盜興水利佐令與丞之不逮非徒文移出入已也漢唐及宋皆以士人爲之故職舉政修游登華要卽或蕭然遠引如梅子真輩亦足超視塵外蓋其讀書明理修身砥行能安於進退之節自處者尊人固不得而卑之也近世類以府史充之上旣視爲驅使末員而當其任者亦自甘爲無所輕重之寄伺上官爲喜怒結豪蠹爲友朋鼠竊蠅營耽耽歲月薦剡未嘗列其名而計吏則借以塞責欲其克自振拔卒爲善士難矣李君之爲尉也蓋起家同

官諸生當是時邑人少司馬汪公喬年督關中學政君始籍於庠汪公文行忠節名重三秦青衿雖一日之遇其鑒拔非偶然者會鼎革需才凡宣勞幕府皆得授州郡倅君乃由諸生從總督孟公於秦勤敏通練積有歲年督府爲循例上請而部議已具題改授矣入仕之先後固有幸有不幸哉君自奉檄來遂民淳俗樸無萑苻之擾亦無迎送奔走之煩晝則承牒判決夜則鈴柝森然招流移勸開墾督修隄堰民得安生而樂業乃君志切故鄉念舍儒就吏而服官僅同胥史惴惴然若不能一日安其位者亟請於令君得放歸田里嗟乎八法之行吾見夫露奏者矣對簿大吏之庭進退若觸藩然孰有蕭然遠引者哉今君將行矣邑之士大夫諭君儒者競爲詩歌以送之予故樂爲序夫君直以上進者耳若古之蕭曹皆明法也今天下不皆其人而府史胥徒援之以自托吏道雜而儒術衰天之與之則又何哉

雖而謝泚寒天之與之似又可結

也今天下不皆其人而孤史胥封豕以自非史豈
好樂爲阜夫昏直以士豈清耳昔古之蕭曹骨埋
泚計矣昌之士大夫翁昏論香蕪爲荷烟以送之予
大吏之與豈豈昔離離然其蕭然豈民昔時今昔
掛效疆田里製平人制之計昔且夫亂奏昔矣控

送施愚山先生典試河南序

儒臣無官守言責所謂循分盡職者編纂與典試而
已編纂之任褒譏予奪重矣典試則知人得士古大
臣以人事君之義也愚山先生文章行誼名海內四
十年往者視學山東一時稱得人頃應 召纂修明
史褒譏予奪夙夜不敢懈可謂能其職矣今年秋奉
命典河南試夫衡文之任督學別其材主司收其
用其爲 國求賢一也鄒魯文學之邦梁又居天下
中多奇士先生皆身歷焉驗於前必效於後曩時且
且而校之旣區別其高下豈糊名易書而失之乎吾

便松齋集 卷之四
知其必有得也雖然今天下取士制義而已古之人
固有因其文知其人者夫梁才藪也兔園作賦鄒枚
遺蹟存焉建安七子鄴下之所以盛也驅車過彝門
問侯生隱處亦曾有負奇如毛公薛公者乎蘇門百
泉之間未可謂遂無其人也求而得之庶乎以人事
君之義矣苟徒以文墨筆札事

主上班范之詞章豈吾所望於先生者哉先生在史
館引余爲忘年交於其行也敬以此告之

送顧九恒南歸兼壽其尊堂翁太君序

節孝之家其後必昌蓋節婦孝子其歷境也艱其積
慮也苦庭闈之間母之教其子與子之所以慰其母
皆有奮往自勵之志以爲不如是不足振孤笑而強
志氣故天之報之亦常若適如其意近者及其身遠
則于其子孫蓋天不能使人皆富壽故以此勸天下
而非有所擇于其間也余客錢塘聞橋西兩顧子皆
負才早孤丙辰夏嚮中飲予復堂余爲序其詩而行
之九恒適遊吳中丁巳余謁選入都九恒亦奉其
母翁太君命就試京師余訪之長椿寺一見驩甚九

恒詣余曰吾之來京師非得已也先君早世母孺人忍死撫孤三十八年矣生平頗事吟咏先君之喪剪髮并所著幽蘭集以殉惟日取毛詩課不孝不孝十五遊于庠屢試不得志今春奉命北上念母春秋高不欲行母怒叱之蓋痛先君齋志早殞冀不孝及時樹立而又慮學識妍鄙非徧交賢士大夫不足廣其見聞以有成立也今幸奉教諸君子願以執贄請余遂謝久之九月秋試不利少司農嚴先生以故人子留之邸中余適辱先生之薦數相過從九恒下帷攻苦志益堅文益工明年戊午京闈當論秀余奉命分校壁經得馬生教思輩九恒果以毛詩冠其本房當是時兩君文皆雒奇超卓馬顧齊名溢于都下九恒顧執禮愈謹余雖不敢受然其虛懷善下極矣太君聞捷手書慰勉謂四十年愁眉得此稍紆遠大方始以此自棄九恒拜讀涕泣今年試春官馬生舉第一人九恒復報罷中夜徬徨慮重傷母氏心余輒以義命解之然而嚙指之感至是已兩載餘矣向使太君耽姑息之愛以呱呱無父護持憐惜必不能課其成立即使長而能文足不出門閥亦安能翱翔賢士大夫之前博聞洽見以成其材然則九恒之魁

德林齋集 卷之四
京闈天固報之要亦太君之教獨見其大也嗚呼其
賢也已余家六世祖慕庭公早孤事節母余孺人至
孝有司旌其閭雖身未顯仕然不再傳而先大父由
詞林歷政府贈孝子公如其官子姓孫曾繁衍且數
百人咸謂節孝之報九恒旣登賢書天之報之較余
家爲近今之南歸也奉觴爲母夫人壽三十八年之
志度已稍慰亦何必計遇合之遲速哉九恒歸屬余
一言爲壽因書此寄之使天下人知節孝之家其獲
報于天非偶然也

送汪悔齋檢討冊封琉球序

康熙二十年琉球國中山王尚質薨其明年世子貞
遣陪臣奉表請封
上以冊使務得人 命九卿擇廷臣堪任者以聞羣
推檢討汪君悔齋 詔曰可于是以君爲正使而中
書舍人林君麟焟副之君上疏陳五事其一請降
御書頒賜國王

上特允所請書中山世土四大字予之將行公卿大
夫皆詩文祖餞余旣已爲詩四章至是乃嘆
皇上以文教懷柔遠人古今所未有而君之請爲獨

見其大也夫古之禮遇屬國者多矣殊恩異數要亦
頒爵賞予繒帛或璽書褒慰已爾未有煌煌
天章下逮于小邦君長者

皇上聖文神武化洽海外乃不難親灑宸翰以示
寵異可弗思其義乎夫琉球固中山之土也而既奉
表稱東藩則非中山所得私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又曰錫山土田琉球僻處海中澎湖落滌之間
得休養生息以保其宗廟社稷者誰之賜歟亦惟是
恭順恪慎弗替臣節乃得貢享不絕以世有此土也
今嗣王當拜爵之初

皇上優之以禮渥之以恩而又御書下頒若曰爾
守茲土用藩屏我國家尚其欽承世世子孫毋負
寵命蓋必如是乃謂之世土云爾然則奎璧榮之不
啻告誡申之我

皇上仁育義正超越前古君之請亦誠有見乎其大
者哉昔者漢文帝諭南粵則遣陸賈武帝通西南則
用司馬相如兩公皆文人克副任使君文學名海內
已未召試闕下特簡五十人官翰林予與君與
焉一時談者謂諸君起田間徒以文墨侍從于國家
大事未必有當予嘗恨碌碌史官無以表見今君奉

璽書行萬里外符節在前弩矢夾道固已極文人之榮而高識遠見通達大體又如此視彼尋行數墨者不知當何如矣吾聞琉球素恭謹有明盛時共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受書而一時冊使能以禮義自持所有餽遺至表請以君命受之故遠人敬畏不敢慢君今啣命冊封又重以御書典禮視前代加重宜宣諭其君臣使知世守茲土毋或隕越之意然後謝絕私交歸報

天子此尤不辱君命之大者君高識遠見必有以處此若夫風濤之險惡帆檣之勞苦魚龍鱗鱗之變幻島嶼遊氛之出沒鄙夫方色然憂之簡書在躬百靈呵護何足介方寸哉

進

靈回藹可只介式古若

是與漢辰之出效渴夫式可然憂之

簡書在琅百

送同年劉誠菴吏部歸省序

同年劉考功誠菴典試八閩還

朝不數月請假

省其母夫人於淮安一時同人祖餞莫不歎誠菴以
人事君復能以善養母非常情所能及也北山之詩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言馳驅勞瘁不獲歸事其父
母也是故匹夫之家晨昏旨菽極人倫之樂事而顯
揚有所未逮若夫出而圖君此身非吾所得私矣職
掌未盡則不可歸簡書在躬則不敢歸甚或瞻望白
雲徒悵惘於親舍之不可卽則有欲歸而不得者此
其君親之際誠有幸有不幸而非忍於忘親也誠菴

自爲廷評分校京闈卽得今檢討倪君輩

皇上重銓司特擢君主政考功明年遂典試福建誠
菴念叠受寵遇驅車過里門不敢入謂簡書在躬職
掌未盡非吾省覲膝下時也入闈之日於兵戈擾攘
後拔其尤者五十三人閩人翕然稱之夫朝廷重吏
部所以進退天下之才也誠菴於此亦旣無忝厥職
矣乃竣事至今無時不以母夫人爲念今春兄文起
舉進士誠菴喜極而悲謂吾兄弟幸不辱慈訓顧同
留京師何以慰母氏心投牒請假凡人所不可歸不
敢歸與夫欲歸而不得者獨澹然有以自盡其於事
親之際可謂兩無憾矣異時歸拜堂下家庭聚首之
樂卽高爵大祿詎足易其所願哉余與誠菴同鄉舉
又同官於朝顧早失怙恃今母孺人在堂以史事未
竣不敢言歸 國家功令京朝官非歷俸六年不得
請拜書省候切切焉念之前年汪考功鐘如歸省余
送之慈仁寺悵然自失今誠菴又南旋矣拙守一官
有懷如故其將何以自解也哉

育難收其其其可以自賴也詩

後之慈子寺其然自夫今始恭又南賦矣此守一官
請拜書省其其其念之簡平玉其也難收其其其
德不煩言體 國采也今京師官非翹翬六平不其
又同官欲賤願早夫部計今其其入其堂以史事未
樂唱高韻大類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縣之樂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健松齋集卷之五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序

賀大宗伯吳公入叅大政序

代

天地昌明俊偉之氣鍾於名山大川氣之所鍾必有
大君子起而應之其用關乎氣運而其效極於天下
國家非偶然也三楚山川雄偉甲於天下書傳所載
多奇人傑士姑無論前古即有明三百年間相業彪
炳如石首之德罷茶陵之文章江陵之經濟江夏之
清忠皆卓然有以自見蓋衡山夢澤之靈秀所從來

久矣。國家鼎興楚材先後杰出。太宗伯賡菴吳公起自江漢爲時名臣。十數年來修明禮樂釐正典章。海內知與不知莫不歎爲端人正士。

皇上神武削平僭亂。思得老成耆舊共佐太平。冬十月。

上特簡公暨錢塘黃公入輔大政。一時朝野相慶。皇上眷求宿德爲天下得人而公之文章德業仰孚聖心。固非偶然也。公端亮誠一出自性成。通籍四十餘年。高文大冊表式海寓。兩典鄉會試皆得人最盛。文章德業士大夫類能言之。惟是公自起家翰林。其生平遭際實有非尋常所能及者。當

世祖章皇帝時破格用人。簡儒臣才望加銜出補監司。蓋內外並用使知親民蒞政之意。公始由官坊參藩江右旋晉秦臬。夫循資序遷所以待常材。非所論於天下之士也。使公文章德業未當宸衷將必歷數遷始登三事。乃

先帝不謀之廷推。召公入爲少司寇。不次之擢。蓋寵遇於茲極矣。佐秋官未幾以讀禮歸。服闋需補固猶然田間也。

先帝復降特旨起公。貳中樞。耑領督捕。尋長御史。

臺遂以大司空簡任秩宗夫殊恩異數非臣子所能
屢邀也况詰戎重任乎乃公之承恩至再且如此今
皇上用人立政同符
先帝公之生平簡在

帝心久矣爰立大典何難旦夕立下乃必需之數月
審慎鄭重而後用之夫儒臣先器識外僚尚功能今
名卿濟濟敷歷中外要未有若公者故知之也誠深
用之也誠久而所以信嚮之者不得不出於慎古帝
王如不得已之心固以爲天下也然則我
皇上知人善任超軼萬古而公之疊承 寵遇 兩

朝如一日從此孚德升猷弼成盛業衡湘漢沔間將
與南楊竝美而豈茶陵以下所能望哉余與公同朝
久稔公文章德業非一日楚中卿大夫問序於余因
舉公生平而推其篤生之由與所以得君行道之故
爲天下國家慶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曰同寅
協恭和衷哉言君臣上下交修厥德以襄至治也今
天下又安庶民樂業

聖天子端拱於上百執事亮采於下余得從公後助
宣化理時雍風動之休將於公觀其盛蓋非荆楚一
國之私言也已

夫不以文為樂業

謝恭味吏詰言甚詳士不交游淵淵以襄至命也今
為天不國宋夔書曰示首即詰凱凱其詩又曰同寅
舉公坐平而琳其薰主之由與視以昏昏亦蓋之始
八錄公文章論其法一日發中喚大夫問事飲余因
與南謝並美而豈茶羹以不視詣望詰余與公同博
博吹一日發北卒謝代精滿凱盈業濟誠對吾間雜

賀張素存學士擢閣學序

代

皇上好學勤政 召海內文學之士纂修明史既以
學士素存張公為副總裁明年內閣學士需人復
特簡公兼少宗伯任厥事一時朝野稱慶莫不歎
皇上知人善任而公之才與學能勝任而無愧也蓋
天下大業文章政事而已文莫大於史政莫重於內
閣專其任者恒難言之是故左馬班范代有傳人然
珥筆載書未聞以政治顯也丙魏韓富勳業著矣其
文辭不少概見學優者或絀於才才長或不足於學
文章政事固未有責之一人畀之一時者然則其事

誠難兼其人尤未易多覲也公旣擅東南之秀尊人
公選先生開國初領解第一其典銓選督學中州
皆卓然有聲譽文章政事受於家學者久矣公少負
雋才弱冠舉於鄉踰年成進士讀中祕書經義制策
海內奉爲程式夫世宦之家早達負盛名天之所甚
忌也公澹泊寧靜爲史官十五年無幾微冀倖丙午
典試浙江彬彬稱得人侍講筵凡數載悉心啓沃
夙夜孜孜不敢懈夫掄才重任也直講巨典也以私
心怠氣乘之無論職業未稱卽生平稽古致君之心
不無稍媿而公之澹泊寧靜顧如此其誠身獲上實
有在文章政事之先者詎止一時遇合已哉且夫史
學難言矣而明史更難洪永熙宣之治平二正神燾
之末造其間貞邪理亂非不粲然耳目然實錄旣未
可盡憑稗官尤多失實革除復辟間得無有曲諱乎
大禮三案之得失是非予奪又甚煩良史矣公自試
浙江卽發策以明史爲問今編輯垂竣與總裁葉公
遐咨博采寧遲久毋率易其難其慎之心蓋有非前
代史臣可望者國家設大學士總機務復置內閣
學士爲之貳凡大政大議總其成而出納之其秩視
諸司爲優而其任較諸司更劇自非精敏勤練未有

不心力交瘁者公固恢然有餘度非僅明習掌故誇
詞臣極任也夫文莫大於史而公任之政莫重於內
閣而公又任之舉古今難兼者斷然用之而不疑確
然受之而不愧在公誠仰副任使我

皇上知人善任豈近代帝王所能及者哉夏六月當
公覽揆之辰門人某某爲公浙闈所得士請余言爲
祝余與公同朝相善令兄禮存復有一日之知諭公
行加詳夫文人裁決政務莫若陸敬輿其以史學被
寵渥莫若司馬君實宋景濂然未有責之一人畀之
一時者卽歐陽永叔奉命撰唐書五代史而學士叅
政事年且幾六十今公適屆強仕耳文章政事之大
且萃於一身昇於一時一以澹泊寧靜之氣主之責
愈重心愈密所以仰副任使者豈有易量乎其爲天
下得人慶不知當更何如也

不計人變不暇當更何暇也

愈重心愈密祗以叫隔耳豈肯量平其爲天
且萃然一良異然一報一以懲前寧靜之康主之責
近事平且幾六十今年公巖固處耳文章近事之大

余雲將先生七十序

雲將先生以夏四月登七十知交謀所以祝之翁貽
書及門曰生平重方子不獨以制義脫欲索文娛馬
齒非方子寧已之夫予何足以壽翁哉雖然古今論
致壽之理詳矣儒者之論必本仲尼仲尼曰仁者壽
非必延年祝算與安期美門較修短也體無欲故強
道無私故永情無累故適而其所以致之者泊然一
主於靜龜鶴之遐齡松柏之蟠茂類皆寧神息氣與
天爲游况岡陵山阜仁固有靜體哉雲將先生靜者
也卽以仲尼之言推之翁生武強望族於書無所不

窺爲文變化八家出入于史啓禎間文體詭異獨以
古療之里中推祭酒焉予嘗見當時操觚之士聯袂
酣呼白眼傲睨而翁危冠道貌凜乎不可犯是故家
世簪紳無亢容早負盛名無矜氣卽馳騁文壇一經
終老亦無殊致何者靜故也滄桑而後則以隱君子
老矣訓徒授經暇則支筇蠟屐分題賦詩蓋才以靜
存教以靜立扶風前生徒後聲樂固有所不屑也辛
丑舉明經有司敦趣廷對翁笑謂吾積學四十年寧
藉青氈爲投牒公府以所給道里費賑饑乏引疾歸
樵溪賦十咏以見志蓋至是而翁之氣愈靜矣翁先
世有宋林處士者辭榮不仕卜壽藏手植玉蘭其上
花葉繁茂四百餘年其冥心靜寄先後蓋無媿焉今
者翁七十矣諸君試思先生何如人乎學古行高無
欲也教必因材人必盡心無私也屣視功名放情丘
壑無累也其體強其道永其情適而靜足以概之寧
神息氣斯固壽之基哉諸君曰善以靜爲徵以聖言
爲斷此亦壽之所爲壽而先生所以樂有子之文
也遂書以爲祝

好獎誘後進爲士類表率心益嚮往之今年謁先生于燕邸延見問慰詢先人舊事咨嗟嘆息余文章無所知名亦復謬相稱許延譽不置口夫聲氣之宗傳聞或多過實不謂當今日而果有忠厚長者如先生者也先生世承家學詩文被海內四十餘年翰苑爲名史官省闈爲名諫議總理度支爲名公卿父子臺垣一時濟美子若孫復森森繼起勳名弗祿可謂極盛矣當此之時卽養尊處優亦何事不可自娛顧乃惓惓故舊嗜才樂善如此且今天下人情亦可見矣幸通仕籍奉贄師門其師友淵源之所自類皆淡漠視之彼或尊居朝宁則奔走伺候懼不得當一旦別去不復相聞問且若不知有其人者况其滄桑之隔乎若夫士之能文章者以所撰著爲羔雁要亦願教先達之意乃闡吏詆呵不得一望顏色卷帙之投贈非惡而遠之則姑置之且忘之矣問其所操何文文何似固茫然也嗟乎交道之薄久矣孰有忠厚長者如先生者哉先生旣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其身卽無日不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天下生吾前者吾念之思其人求其遺書殷殷乎不忘也生吾後者吾引而進之衣食教誨一長之善目受心賞勤勤乎不容自己

後松齋集 卷之五
也天道忌盈而好謙人情崇厚而惡薄謙厚之至積
慶歸焉享期頤昌孫子致君而澤民此心通之有餘
矣間以語顧子永年顧子曰勳名弗祿朝野倚先生
二十年矣君以忠厚長者之道推之是誠知先生會
先生壽索余言爲祝因以此告之頌禱恒辭非余所
敢出亦非先生所樂聞也

撫浙少司馬宛平金先生壽序

王正令序獻歲佳辰處士梅花芬條風於玉蘂蘇公
楊柳漾遲日于金絲聽浙水之春潮峯來海外攬吳
山之麗景埴迥天中淑氣煥崇牙三百六旬今朝最
盛和風縈畫戟七十五屬此處偏佳楨符宜譜管絃
勝事應傳詞詠蓋元臣弭節星明牛女之交上壽徵
庠座接風雲之氣故南山之頌未敢後於雲璈北海
之樽竊願陳於瓊府也恭惟吾師悚存先生德業范
韓文章燕許靈根越嶠千巖萬壑之奇秀出蘭亭曲
水流觴之勝卜鳳凰而徙宅自昔蟬聯依輦轂以爲

家于今鵠起聲傳金石范陽四傑之盧誼叶墮篋燕
山五株之竇終軍弱冠攀桂闕之靈枝韋綬風流占
槐廳之仙籙蜀襖袍傳來天上金蓮炬移自禁中珥
筆承明升華秘府班名玉筍知人不數歐陽鑑是冰
壺相士寧殊司馬總鶴禁麟臺之秩春華與秋實兼
資領園橋泮璧之宗稽古共通今竝擅惟

先皇帝簡內臣以資外任乃大司成輟造士而出親
民畢公保釐東郊召伯惠綏南國隼旗拂曉梅嶺香
飛熊軾行春羊城日暖爰持臬憲平亭徧珠江玉壘
之區載啓藩屏遷陟歷牛首龍山之境表率久傳于

左轄蕃宣特著乎中州治奏無雙政稱第一于是人
瞻卿月朝倚福星花滿容臺賀奉常冰清玉潔烏
飛憲府顧中丞虎視鷹揚遂參樞省之權籌分帷幄
兼掌逋逃之籍澤寓朽楊屬以南荒用武北鎗需人
帝心重社稷之臣簡命是滇黔之地輪蹄輪輓氣
壯熊羆銖黍叅稽奸消雀鼠寇恂轉餉竟摧狐兔之
羣劉晏持籌遂掃鯨鯢之窟策勳九列開府三山吏
畏民懷績紀隣霄之閣春生秋肅膏流浴鳳之池甌
越懷棠閩天覆露是以村無伏莽征人盡喜西歸海
不揚波

天子無煩南顧倦茲兩浙實東南之要區特沛新
綸移旌麾而作鎮鸞章甫渙錢唐江畔望切雲霓
龍旆初臨靈鷲峯前歡生草木趙閱道之琴鶴兩袖
風清韋節度之丰裁羣寮霜肅軍恬弓劍閭閻竝沐
春和士樂莪菁黨序咸濡雨化捐金以恤民困恒深
饑溺之思躬禱而迓神庥大集盈寧之慶凡茲經文
緯武敷歷者二十年信乎內安外寧膚功在千百世
宜其載道口碑鏤人心版者矣瑛鉛槧鄙儒山阪下
士芝蘭舊譜喜托栽培瓦缶凡音偏資獎借寶燕石
以如玉恒殷說項之懷愛魚目而忘珠曾削薦雄之
牘春風絳帳矢環草于勿忘曉月青燈冀駑駘之無
負何幸騶軒遠蒞式諧立雪之忱罄咳親承重沃吹
蘭之訓欣斯穀旦適際揆辰九陌華鐙光搖碧漢千
郊絲竹響徹紅雲用陳下里之辭稍佐喬松之祝快
人心之允洽知天眷之彌殷從此黃髮升庸班崇台
斗黑頭作輔履曳星辰不惟尚父勳名歷中書二十
四考還期潞公弗祿會耆英一十三人榮及蓬茅蓋
誠心乎愛而心乎藏矣慶同寰海豈徒善爲頌而善
爲禱哉謹序

立崇禎中建坊旌表所謂雙節是也父尚寶公篤學嗜古滄桑後當事疏薦以疾辭先生世其家學游太學有聲會辟舉亦不赴其持身立行足於已而無求若此今觀先生生平表光祿君孝行續劄新安節烈祠家廟災踏火出十九世木主祖母病刲股以進堊先尚寶及許宜人皆廬墓期年輯累世詩文蔬草以垂世其孝可謂盡矣舍乘騎完人妻鬻產脫宦家婦八口除夕求貸雖未謀面必質金與之巨族姻好憤爭互操戈不已卒爲排解之有亡命欲加害解衣縱飲不以不肖相待謀竟息好義之效又已見矣夫使

先生之賢早受辟命出其身以化天下自當多所建立乃優游田里以德行賓於鄉豈誠忘情斯世與草木同朽腐蓋謂吾以孝義教後人必有大吾門者今辰六雋賢書兄若弟皆力學有聲於時不以祿位爲榮而以文行之優信友獲上爲急所以壽其親者庶幾無媿矣乎陳太丘德孚遠邇與子諶紀竝著名每公府辟召常同日至羔雁成羣當世榮之先生不受辟以孝義教其子孫辰六名重當時哀然爲公卿舉首異時奏對甘泉躬膺寵遇謂有是父乃有是子安車徵詣先生卽不欲仕恐亦有不得辭者矣余雖

未獲覩丰采然與辰六交故以此爲祝先生隱居樂道得毋傲睨不屑也哉

壽仲兄五十序

歡樂之家壽常少患難之後壽常多豈患難遂可致壽哉因勞得逸因瘁得愉實有在尋常歌祝外者偶然而值之君子謂足喜不足悲也吾兄以甲寅七月登五袞適八閩告變衢饒常玉間蠶起應之邑四鄉聞風震動人無固志然城守尚無恙也七夕潰帥自姑蔑來奔始張皇其辭而將吏宵遯矣越日寇始集焚廬居掠金帛炊烟盡絕市無雞犬聲父老相驚謂數百年所未有也維時同堂兄弟各散失不暇顧余與毛子會侯變姓名奔馳淳歙間兄獨以幼子病倉

皇走燕源山旬有二日則兄誕辰躑躅窮岡荆榛露
宿腹不得果蓋患難於茲極矣論者謂兄生世胄早
達負盛名一爲李官旋宰巖邑懸弧之辰不獲一觴
相娛何以自慰自某觀之兄之壽正當由此得倍何
者兄非患難中人也然使非罹寇燹際此佳辰亦不
過孫子盈前親朋滿座選伎徵歌屏障雜遝如荆南
淝水舊事耳天道絀有餘而獎不足不足者有餘所
自生也日盈則昃水滿則溢物殄則祿薄享渥則數
窮留天地有餘之氣以還之造化則造化厚愛之矣
且兄亦思自晬盤以來曾有困苦如此日者乎窳乏
拂亂天之所以眷吾兄也惜物力而甘澹泊則兄之
所以承天也間以語毛子毛子笑曰子之壽兄達矣
然方丈蓬萊仙人寧無居處雪嶼之壽乃竟蕭然叢
薄間恐仙人亦未必至此相與鼓掌大笑及歸述之
於兄兄亦輾然喜授簡書之

公只只亦憐然喜對簡書之

萬間惡山人亦未必至此味與
然式女藝萊山人寧無吾識
酒以承天出間以請于干手
淋瀝天之河以眷吾只也

壽黃寧海序

詔我黃君佐遂安八載循聲藉甚業以上考擢尹寧
海矣宰寧之五年循聲復大著夏五月君壽登六十
吾友黃子介伯貽書索予言為壽予惟譚吏治于今
日難矣然非令之難人自難于視令耳前輩有意之
士多願為郡縣謂與民最親也且學古入官循分盡
職吾儒志之素矣使皆辭艱就易天下事誰任其難
者故有難于視令之心則見其衝繁凋疲也而不敢
為見其卑屈煩瑣也而不欲為見其上交下伺掣肘
傲膝也而不能為且謂不足為要之惟盡此心而已

心不可預期視乎時與地而爲之應故心盡而治成
固可幸無罪苟或不能亦聽乎其所自至于吾心無
歉也然精誠之積天必因之安在朝歌渤海非以勵
循卓哉君生宕渠名勝鎮靜之德敏練之才備矣而
慈和愷悌尤不敢更其心方其佐遂也謝餽遺息爭
訟勸農桑恤人之困完人之姻所與共晨夕者心經
一卷而已若其宰寧當海氛出沒之餘措餉宿兵人
逃土蕪而又水旱頻仍寇賊充斥夙逋之積以千萬
計官其地者坐席未溫旋挂吏議可謂難矣君自下
車勞來招集甫半載有馴鹿隨車之異前總督趙公
按行邊海諭君治狀優禮殊等今年春當事核逋賦
責償甚亟邑民數百人投牒兩臺釀金代辦不旬日
而足制府劉公撫軍范公異之爲聞于朝嗟乎此豈
君智術經營遂能獲上而飾下哉亦惟心相感而已
是心也利害無所計貧富無所營毀譽無所私進退
無所怵以之化民則風俗厚以之事上則熙洽成以
之裨躬亦氣裕神閒樂期頤而昌孫子天之于君爲
何如哉予自爲諸生知君行久每嘆設心如此何事
不可爲者今之屈覽於也卽以此言報黃子君當笑
增三爵矣

之資限亦於瓶甌間樂賦賦而昌祿于天之于吾爲
無西林以之升其隕風粉旱以之車土隕烈命以
景心也味害無也情貧富無也營選譽無也味數
吾嘗滿營營發銷弊土而翰不遊衣卦心味慈而
而只歸臥隱公無單張公異之爲聞于博學平此豈
責罰甚亟易且博百人赴剡兩臺期金外報不命日
遊行舉義翁昏官起甄甄粹善今平春富事涉敢知

姚元叔先生八十序

余自就外傅師事余先生十有四年中間余先生歲
時歸省或赴郡國試先府君輒命余寄習他塾多至
匝月少或十數日而元叔姚先生爲稍久蓋前後幾
兩月矣時及門頗衆余年十一二爲先生稱許今且
三十餘年衣冠杖履與夫居處講論猶歷歷能記憶
也先生嚴整質直望而知爲端人正士甫弱冠受知
於邑令余公賜翔文名藉藉庠序間顧數奇不過先
生泊然安之崇禎末邑大饑先生積粟得十許石悉
散賑貧族里有黃太學者避寇亂以金珠數篋寄先

生家先生率家孥環守亡何太學死召其子還之封
識如故康熙丙辰先生年七十餘同學余君聯翹當
歲薦道梗不得試除名以次及先生先生請於邑博
士曰余某故阻寇非避也越次奪之不義邑博歎曰
君老矣乃以功名讓豈復有廷試時耶先生不顧踰
年乃貢於鄉嗟乎賑乏至仁也還金至義也讓功名
至厚也三者有一於此已足進於聖賢之道然而古
道不作天下之士以利名相傾軋久矣貧者不能施
富者不肯予饑饉流離漠然若無與且攫金而效之
芻好中有盜賊焉功名之際能者先拙者後營求躁
競捷得之爲快孰有白首明經甘心推讓而不悔者
哉先生家非素封乃不難出其修脯之所入以贍宗
族不死其友以返遺金不忍奪其友以明德讓此聖
賢所深許而非可望於今之士大夫也嗚呼其難也
已今年冬先生壽八十里中知交屬莆田侯生繪圖
爲壽貽書屬余序余濫竽史館不獲從諸生後進一
觴竊謂先生雖不復求仕然已舉明經登大耋矣向
使丙辰之役不稍忍歲月因利乘便先得之初無損
於盛德顧其中或不能無歉乃先生歸而病病而復
甦再期始充貢然則天之壽先生或因其至厚之心

而篤之以媿夫營求躁競之所爲使天下之士盡如
先生豈至利名相傾軋哉先生家居以詩書授諸孫
暇則蒔花種菊所著四書周易說意學者多宗之其
避亂忾山時撰高人傳鄉先生傳夫先生端人正士
其取予必當惜余同處山中未得一見明年史事竣
乞身歸田里當從先生一快讀之

田母梁太宜人七十壽序

代

婦德不踰閭於夫若子徵之乃梁孟高風旣爲鄉閭
表式而丸熊畫荻之教復能頡頏藝苑作楨 王家
諸大夫稱之國人榮之君子於此觀婦德焉若雲中
田母梁太宜人是已太宜人生山陰胄族幼承家訓
鍾郝禮法兼而有之年十三歸贈公先生婉婉柔嘉
克循婦職諸如事尊章以孝睦娣姒以和閭黨稱其
能子姓臧獲戴其惠以至潔滌灑治田廬宜雁鶩養
飧不厭糲臬絮不厭陋半菽可以飽十石粟可以施
勤儉寬仁所謂婦德之常何足爲太宜人重惟是相

夫課子生平大端實有非尋常閨閣所能及者方贈公著書力學頗不屑家人生產事無巨細悉太宜人躬親之昕夕勤劬籌畫井井贈公豪邁喜交游每昆友滿前賓朋狎至輒呼殺榼具酒醴太宜人咄嗟而辦卒未聞庖厨聲當時謂贈公賢豪門多長者車轍不知太宜人才能成其德有如此也蚤歲連舉五丈夫子鞠育訓課不少寬假長君今洗馬望西先生少以文章名太宜人督之無惰容及讀書中秘爲史官游歷司成典經局極文人之榮太宜人就養京邸亦無倨色今子若孫後先颺舉各見其才人知王謝庭階芝蘭玉樹亦思太宜人逸勞之訓固有以母德兼師道父道者哉今海宇蕩平 詔加恩大小臣工贈公得地贈如子官太宜人遂親承 寵命鸞章象服輝耀閭里今年重五後三日爲七袞誕辰三晉士大夫及門下諸生謀所以爲祝問序於余以余共桑梓且與洗馬君同朝諗懿行加詳也余聞山川俊偉之氣惟文人鉅公應之而靈秀所鍾往往見於賢媛淑德今洗馬君旣擅雁門龍首之奇而肇基發祥實原於太宜人非偶然也太宜人德徵於夫與子者如此豈尋常閨閣所能望哉設悅之辰洗馬君官京師

不獲舞綵衣爲母氏歡諸子及孫曾輩奉觴上壽太
宜人紺瞳鬢髮翟茀雍容里隣聚觀咸咨嗟嘆爲盛
事人倫之樂度莫有過於是者矣君子曰是舉也有
三善焉勞其身以相夫若子太宜人之賢也以德養
更以祿養洗馬君之孝也因賢母知有賢子以子之
賢益信母之賢諸大夫國人之公也余不敏請以是
爲太宜人壽

壽廣陵章君序

嘗讀史至禹貢揚州之域其間天喬包篚之貢瑤琨
篠簜之陳大海東流江淮綿亘山水精英鍾爲魁人
傑士卽棲隱如東陵邵平輩亦莫不修身砥行卓然
以名節自見蓋揚俗喜聲華尚侈靡竹西之鼓吹隋
苑之歌舞豪商巨賈車服擬于王侯庶民之家日食
萬錢衣紈襲綺雖家無儲粟而角逐奢靡曾不稍顧
苟非勤儉性成鮮能自奮於習俗之外者蓋勤則自
食其力儉則不改其常此中真未可多觀也章君世
歛產隸籍廣陵崇禎中從其尊人賈於吾遂遂處萬

山中俗敦勤儉君習知山川民物土俗遂之人無不
樂有章君父子者滄桑後復携家歸揚散亂之餘貿
易騰踊君夙夜經營不二十年揚之人又無不知有
章君父子者然君倜儻豪邁不欲以習尚侈入敝衣
糲食纖悉必親絕不知習俗侈華之好以故賢士大
夫咸愛重之猶憶丁未夏余歸自金臺馬瘡僕痛披
裘五月君笑謂公方捷南宮何澹泊若是時同人後
先旅集君置酒瓊臺敘閭里舊事余深喜之顧謂君
少長吾遂今奮跡江淮尚復憶山城田畝乎君則停
杯凝想蕪城冶靡故非性所宜終當向獅山龍水作
歸老計耳其高識遠見不敗其舊如此今者君五袞
矣異時謝別紛華歸耕隴畝余與君倘佯於杯酒泉
石間娛心適志以永大年奚必二十四橋始足娛壽
耆哉非勤無以成業惟儉可以持家修身砥行雖毫
期可也

淇河出

清沂非僅無以興業非命何以誌業外長海形勢
百開懸心懸志以承大平奚必二十四藩政其
矣異制構限餘華祖赫爾前余與深前其飲亦
醴步惜耳其高滿茲貝不翅其書波此今書書出

健松齋集卷之六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記

瀛臺燕賚記

臣讀詩至小雅鹿鳴之什輒嘆古君臣燕樂其所以
通上下之情者良深且厚也蓋朝廷之禮主於嚴本
於敬然嚴敬之極情或未通故文武盛時制為燕饗
之禮俎豆牲醴薦羞皆有等差以明貴賤而又旨酒
式燕承筐是將以和樂之若曰畧君臣之分而通以
朋友燕好之誼則禮行而嚴敬具聖人之感人心者

至矣今 國家時和歲豐海宇寧戢

皇上講學勤政情通乎上下蓋已備矣猶念大小臣工未得親承 寵渥七月二十一日 駕幸瀛臺召內閣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及部曹五品以上官入賜宴蓮露初晞涼颯蕭爽羣臣肅而登舟瞻拜亭下上遣侍衛宣諭詞意溫厚臣悚息跪聽感媿竝集凡人交游好會旣飲食之又加餽遺其情文之至猶有感極涕零歉然不能安者况

君臣之際乎於時采緞文綾以次 頒受再拜而出則大官傳 賜食矣六禽四膳香秬乳酪悉出自

內府臣聞之將賞爲之嘉膳嘉膳則飫賜今賞且膳矣仙庖珍饌豈儒生麤糲所能望哉食畢旅退太液波澄修槐歷歷遙望 五雲雙闕迥然天際羣臣憩息講論雖無執法糾儀之在其前而

天顏咫尺實有翼然無敢肆者何者敬故也君嚴而臣敬斯禮備而情一矣旣而張翠幕列芳蘭羣臣奉卮跪飲酒行無算皆引滿務盡毋論杯勺不勝卽異時斗石之飲亦不覺沾醉昔謝幾卿停車對飲宋濂蹣跚下殿以今視昔其樂何如也羣臣拜手稽首謝復有 旨賜菱藕蓮實臣右奉綺幣左擷芳鮮都入

優林齋集 卷之六 二
聚觀餘醅未散 殊恩異數殆非可言罄矣臣因卽
鹿鳴之詩思之旨酒旣式燕矣復奉筐而行幣帛所
謂飲則以送酒食則以勸飽也其卒章乃曰以燕樂
嘉賓之心夫臣而曰賓禮遇蓋非常矣樂其心則非
僅適口體已也食之以禮和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
以誠臣孰無心敢忘報乎天保之答其君也曰受天
百祿又曰萬壽無疆人臣事君豈以飲食幣帛爲悅
哉傳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頌禱之私猶其末焉
者已今

皇上燕賚臣工如此其渥羣臣沐浴高厚何以爲祝
雖循分盡職不待寵惠之頒始謀靖獻然承 恩極
矣繼自今服休服采以報稱於萬一不將有更切者
哉臣小臣也學植卑鄙無能仰答知遇敬從百執事
後紀其盛如此以附詩人之義使天下後世知我
皇上嘉惠臣工其通上下之情者不獨成周宇宙間
也

皇上嘉惠引工其極上丁之澍春不甌如周宇宙間
 外雖其盜收北以州諸人之美動天下對世味亦
 姑引小引此學蘇食滿無謂叫答味愚婚翁百將事
 矣雖自今引朴引采以辨辨飲萬一不謀育更四香
 難亦不盡難不許爾惠之能故結梓鳩然承 恩沐

封長白山記

康熙十有六年四月望

上以長白山發祥要地 特命內大臣覺羅武某一
 等侍衛兼親隨侍衛費耀色一等待衛塞護禮等於
 大暑前馳驛往五月四日啓行十四日至盛京二十
 三日至兀喇宣 諭鎮守將軍等召村庄獵戶皆無
 知長白者都統尼雅漢族祖戴穆布魯世採獵以老
 退閒自言祖居額黑訥陰聞其父嘗云獵鹿長白山
 負以歸四日可抵家以此度之長白山距訥陰當不
 遠因問訥陰路幾何獵戶噶喇大額黑等曰陸行十

日水路乘小舟二十日乃命獵人喀喇前導各持三月糧又慮食盡馬乏不能歸也期將軍巴海載米一舟候於訥陰于是噶喇大額黑等由舟覺羅率固山大薩布素由陸六月三日啓行經文德痕河阿虎山庫納訥林那爾薩河渾沱河法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水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凡數十處抵訥陰而噶喇大等亦至蓋自江逆溯由牙克湖河至佛多和河復順流來會纔七日耳十一日發訥陰一望林莽迷不得路薩布素率旂甲二百人伐木開道十二日悉衆行是日薩布

素遣顧慄等先後馳報前進約百數十里登一山升樹而望遙見遠峯白光片片殆長白山也因留噶喇大額黑督采珠蚌十四日與薩布素等會密樹茂林揣摩開路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雲霧迷漫不復見山乃從鶴鳴處覓徑得鹿蹊循之以進則山麓矣始至一處樹木環密中頗坦而圓有草無木前臨水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爛熳隨移駐林中然雲霧漫漫無所見也衆惶惑前誦綸音禮甫畢雲披霧捲歷歷可覩莫不歡呼稱異遂攀躋而上有勝地平敞如臺遙望山形長濶近視頗

圓所見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百里五峯環繞憑水而立頂有池約三四十里無草木碧水澄清波文蕩漾繞池諸峯望之搖搖若墜觀者駭焉南一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則處處有水左流爲松阿里兀喇河右流爲大小訥陰河瞻眺之頃峯頭游鹿一羣皆駭逸惟七鹿忽墜落衆喜曰神賜也蓋登山適七人時正乏食拜而受之回首望山倏復雲霧遂于十八日南回至前登山高望處一氣杳冥并不見有山光矣二十一日至二訥陰河合流處二十五日至恰庫河則訥陰東流合處也二十九日由恰庫河歷色克騰圖白黑噶爾漢噶大渾薩滿薩克錫法克錫松阿里多渾大江險絕處凡九七月二日次兀喇十二日抵寧古塔遍閱會寧諸府八月二十一日還京具疏聞

上以發祥之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下內閣禮部議封爲長白山之神歲時享祀如五嶽焉夫封山之典肇始唐虞然報祀嶽瀆非有關於鍾祥之自也志稱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注爲鴨綠北流爲混同國家龍興所自然至今無知其處者 睿慮周詳穆然念

食林彙集 卷之六 六
祖宗所由出專官訪求備歷險異卒光大典以答神
庥其享天心而致靈貺宜哉謹撫原疏綴葺爲記用
志千萬世無疆之盛云

重修六星亭潮音閣記

松山之巔上爲六星亭傍爲潮音閣登臨之勝地人
文之靈藪也蓋吾邑踞巖上游科第相望居大僚者
乃如落落晨星形家者歎焉萬曆中羅浮韓侯攬勝
茲山謂宜亭而閣也於是捐俸創亭會其時有當罪
者俾出緩助成焉潮音閣則大士示現邑人士構臺
而奉之者也靈秀旣儲名卿鵲起司馬之績著東南
總制之忠勤西北端揆弼亮瓊闈杼猷蓋彬彬焉甲
乎六睦矣顧歲久傾圮康熙辛亥夏邑大旱蝗而虎
翼狐威實繁有徒父老子弟訴其實於郡侯梁公公

延見紳士詢知所爲不得已狀多方慰諭擇所議便
民者舉行其不便者勒石永禁蠹惡輩則懲飭之使
修六星亭潮音閣以自贖聞者快焉時邑令劉公初
蒞任公以其事屬之擇老成廉幹者董其役庀材拓
基閱歲而告成父老子弟屬余記其實予惟公之施
及遂人至矣卽不修葺亭閣亦何日可以忘公顧是
役也有四善焉旺氣所鍾萃之使靈一也骫法必刑
山川勿改二也民就傭作以全其生三也憑高遠眺
睨然神爽四也四善備而公之施及遂人者更無旣
矣登斯臺也觀山川之秀蔚覩田野之豐融人文輻
輳於方來婦子熙恬於永日一草一木皆以爲公之
德澤存焉然則翼然而翬飛軒然而鵠峙又奚不可
以報公乎六星之亭潮音之閣卽與峴山碑竝峙可
也

此

以避公平六星之亭騰音之閣唱與馳山聿並執何
齋畢亦盡然以翼然而輦張神然而歸劫又奚不可
劫效古來轍下鼎卦效辰日一草一木皆以爲公之

思古堂雅集記

嘗讀魏武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竊歎人非鹿豕何
能長聚卽聚矣人與地不必相宜或情境不洽蓋亦
有數存焉余自甲寅秋偕毛會侯避地西陵播遷之
餘惟詩文网友稍慰晨夕明年四月七日毛子稚黃
李子東琪徐武令華徵兄弟諸子虎男稚黃從子次
瀛招集思古之堂思古堂者稚黃著書處也余與會
侯將赴之出門值陸子蓋思遂挾以俱虎男見蓋思
卽日向未折柬卿何得來蓋思曰吾非王濬冲亦欲
來敗君輩意耳相與大笑肴核旣陳觥籌交錯啜尊

羹噉含桃極論古今詩文之變與夫山川名勝人物
臧否蓋思以事歸相送庭階夕照岬山歸鳥漸聚時
夜禁頗嚴諸君謀散去稚黃曰酒且盈樽禁夜行不
禁人夜飲也吾雖善病乃卜晝已邪於是洗醖更酌
絳蠟熒熒與纖月相映歌者兩計生奏鳳凰臺之曲
鸞簫雁柱慷慨動人時武令納一姬稚黃從孫山頌
製百和曲美其事武令聞歌聲心怦怦若不能已余
笑謂武令有百和姬傳若得計生歌此曲將無更佳
疾歸語新姬當脫簪珥勞倡者武令大喜索紙筆掀
髯疾書同人睨之互私語不暇聞也錄成兩生按節
而歌居然雅韻謔浪恢談載醉載醒墨漬酒痕點染
堦砌不知雞人已戒曙矣聯榻中庭擁衣暫臥望日
影而起宿醒猶未解自播遷來未有此良宴會也向
使華筵廣廈主賓相對旅進旅退于心亦復何樂且
環視座中已非向時年少得握手重歡寧非大快然
或數年之別千里百里之遙聞聲相思日月言邁若
復不痛飲得無金谷蘭亭笑人哉稚黃屬余紀其事
倘他日風流雲散羈滯各天追憶今宵邈若河漢酒
酣耳熱後試取斯文諷之勝集猶可得髣髴耳

與不識煇哥無金谷蘭亭笑人遊蘇黃墨余歸其事
近幾半之限千里百里之遙聞聲思日日言歡若
疑塵壘中日非向執平心掛掛手重燭寧非大矣然
與華蓋黃真主實昧怪然然然千心亦真何樂且
還而賦宿酒醉未醒自醉醒來未肯此夏宴會出向
泚啾不味擬人日然亂矣細醉中與蘇亦薄月望日
而煇以然非情對野心結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輝

白嶽記

新安名勝稱黃山白嶽黃山屢期未至僅從蓮華鋪
海諸圖想見其勝而已白嶽俗呼齊雲巖真武降靈
之所每歲士女酬賽無虛日余嘗遊而樂之大要峯
之勝曰紫雲曰鼓曰鐘曰香爐曰三姑五老而獨聳
爲最石之勝門曰天門洞曰羅漢雨君呂仙巖曰觀
音石橋崖曰黑虎而羅漢影爲最山無水所見龜蛇
二池而珍珠簾爲最殿閣菴院高下綦布其著者元
武宮淨樂宮翠微天望仙亭榔梅菴而洞天福地爲
最蓋諸峯皆截然高秀僅取形似獨聳峯距西天門

數里自山至頂約十餘丈徑道皆絕梯而升手拏目眩不得旁視僧依巖支柱泉流出焉耕播在山麓上下便疾如猿頂有虬松古藤野菜數種多別味頗視村落炊烟縷縷長江縹緲如綫余題詩石壁蓋遊跡所罕到且有未知其處者羅漢影壁列如屏坐立俯仰宛然各具然不可名狀奇絕正在影耳凡瀑布皆懸崖奔瀉珍珠簾崖石兩層泉自上滴下著石濺濺然如珠飛四時不絕殿右里許爲洞天福地修真習靜者居焉長楓老檜綠繞庭戶予嘗叩之龕中閉目導氣四五人一老鍊師年九十餘自言張邈邈弟子張蓋萬曆中羽化士遺蛻尚存若杭之丁野鶴焉余所取于白嶽者如此若夫耳目熟習者遊人類知之茲不復云

茲不身云

酒更干白燂香暖此昔夫耳目燕昏昏遊人賸賦之
悲蓋萬畝中陟外士巖地尚許葺林之下理難盡余

神游閣記

同年姚主事陟山構其先方伯神游閣成屬余紀其
事先是乙巳夏公歿已五年陟山方家居夢從公登
一閣四面環山桃梅馥郁公語陟山汝爲吾創此手
畫神游閣三字授之陟山驚寤然荏苒未遑也甲寅
奉假南歸始買地舍旁構樓三楹前對道場山環植
花木悉如公指閣之後爲軒奉公像其東爲別室南
爲永思堂堂後爲塾閣西爲廣庭直北爲門總曰方
伯姚公書院一時名人題咏莫不歎方伯精誠不泯
陟山之孝能冥通先志以有此閣也公文章政事所

至有聲當司臬憲時海氛陷京口且犯江寧公佐督府城守有功大帥方驕橫無敢抗者公獨不爲屈卒有犯輒捕治如法鎮江婦女被掠千七百餘口親詣江干釋遣之帥怒然無以中也江南獄訟素繁至是有仇讐者率誣入叛案公平反最多金壇紳某憾諸生十人欲擠之死公察其無驗不肯坐遂爲蜚語構公會有告密者遣官江南會鞠御史則奏公失出而所遣官又適主大帥家引隙附會而公死矣士民感公恩重哀其死號踊道祭數百里不絕會

世祖上賓

今皇帝未親政務未有爲公白者陟山舉進士官中翰始兩上疏訟寃下部議僉謂處分太過然論定尚有待焉嗟乎司臬所以持法之平也獄無寃濫斯已難矣捐一身以殉千萬人孰有若公者哉宜其精誠之積歷久而不泯也獨是公生平文章政事於柳於桂林平樂於長蘆於嶺南於江寧遺愛所存靈爽上下亦何所不至顧何必戀戀桑梓昔者于公治獄多陰德知其後必興公以身殉法其游神於此或亦隱示以斯意歟登斯閣也知公之棲靈有自而又思陟山所以冥通先志之故則閣之所貽者遠矣倘謂侈

遊觀娛心目世之美臺榭者不少陟山方惻然不忍登其敢言樂乎哉因推陟山之意紀其始末如此

河渚探梅記

武林梅花舊稱西溪近時惟余家莊最盛丙辰春日予與毛子會侯家兄雪岷赴雲溪偃公之約舟發松木場歷古蕩有山屹然秦亭山也數里達木橋頭桑畦竹徑中梅萼點點如殘雪輒注視久之舟苦欹側榜人急止余君尚未覩衆香國顧驚怪乃爾稍進抵一處茅屋數間土人穿池蓄魚陂塘相次若畝澹然池隄盡種梅老幹數十株相傳百餘年物餘皆低枝細柯徑林參錯幾不得路會侯携酒榼至席地浮數觴余巡視諸隄間有屈曲如木假山者婆婆娑若偃蓋

者交柯者欹者偃者頽入水者柔條繞幹若藤蘿者
俯仰莫能名狀叫絕而已解纜抵雲溪俚公烹泉瀹
茗清冽沁人所謂梅花泉也公語余曰君赴探梅約
乎曰然曾見梅極盛處乎曰有之已復歎曰盛衰何
常永興寺古梅不復存矣當與君暢游余家莊耳復
具舟東出蕩槳如駛遙望花村宛然心目乃知榜人
所誇衆香國余輩停杯快賞者卽余莊也相顧大笑
遂放舟徐園園去莊數里溪流盤折舟行不辯出入
梅可百餘本登樓望之白光鱗鱗香聞數里蓋環河
渚皆梅然散處平疇村落間園聚之散固佳聚乃更
勝也時丁子素涵方倚樓作望江南詞日暮不能讀
棹船而返是夕宿方丈俚公縱談五燈宗旨與儒佛
異同旁及古今人物山川名勝山雨忽來竹牕謾謾
不知身之是客也

不味良之景容也

異同處又古今人味山川各異山雨忽來竹樹黯黯
軒窗而悉景又窗六支身公雖結正登崇肯與謝謝
觀也觀下平素而六尚對非望武南晴日暮不銷黃

遊鴛鴦湖記

橋李城南數里曰鴛鴦湖俗名南湖廣數十畝澄波
蕩漾舟楫往來爲遊覽勝地予至嘉興訪新安胡生
生邀遊福城寺弔朱太守墓兩過白蓮禪刹與僧止
飭梵林賦詩醉酒惟南湖烟雲屢訂未果生乃具舟
命酒榼招平湖馬生同遊舟放角里過宣公橋乍對
湖光心目曠絕湖中編竹爲魚柵漁舟畫舫頗類杭
西湖而無繁囂靡麗之飾又居南偏旂卒馬蹄所不
至較清靜可喜時冬初木落菱葉浮沉餘荷貼水丹
楓紅相掩映陂岸間與松檜相錯舟移岸轉紅綠無

定湖盡爲朱相國東園亭榭池臺位置殊勝顧歲久
漸圯園蓄三鶴一鶴出竹間亭亭獨立二鶴鬪於池
頸翼糾結强者負力弱者血流被毛羽生提竿逐之
始解余謂凡人倚盛强凌小弱力屈氣靡非得豪俠
有意之士達其枉而助其氣將摧挫不能自振杼心
搯擊寧獨鶴然哉遂緣疎籬度小木橋達西園古木
千章修竹數百箇引湖水爲池芙蓉夾岸懸藤倒影
俄聞東園鶴聲清越近而若遠有亭曰招鶴亭旁小
軒數楹蔭竹中大抵東園以整勝微嫌太密西園疎
曠自過之然合東西園爲一境天工人力固未可缺
也飯畢循橋右行渚田每每澗流湍疾覓小舟得渡
抵真如寺唐司空裴休捨宅後爲真如塔丹碧輝映
鈴鐸鏗鏗然予拾級登其半頭岑體顛頰視禾城遠
樹極浦彷彿可辨馬生方坐地仰睇而胡生年少已
躋巔而下矣因念人精力與年上下余少時登睦城
南北峯必凌絕頂近遊荊州觀音寺捨盡三之二今
且纔及半更復數年惟應坐視如馬生耳然壯者日
以老少者亦日以壯諸君行自歷壯盛寧可恃耶歸
次烟雨樓故址三面臨水居然佳勝惜已廢圯僅從
斷石間摩娑歲月而已使得好事者倡議更建酒舫

上下艤舟登臨詎出湖心亭下惜乎郡人動誇烟雨樓而竟委之頽垣荒草也是役也南湖之秀東西園之幽真如浮圖之高峻殘碑廢址亦得憑弔徘徊寄其感慨于山水差可無負矣呼酒持螯盡歡而別時康熙乙卯十月三日也

世儀堂記

余讀徐太史世儀堂記而知應太翁之貽謀遠也蓋凡家世創造之始其人必具偉才特識其閱境必深其積慮必久其承前而燕後也必遠大而周詳故始之或見爲難而經營暇豫無締造勞瘁之迹迨其後世守之勿敢替頌禱興焉然後知積之有素規畫自弘遠也應太翁長者也其才識著龍山雒水間當鼎革時青溪兵火頻仍比閭不能相保翁獨席其所有周旋飄風墜雨之間宴然一如無事閱境蓋已深矣先世居聯芳尋徙古城書院翁獨以子姓繁衍肇基

而改卜焉積慮抑已久矣新居承堂構之貽復能集湖山之勝人文輻輳俾子若孫得以廣交游而新耳目光垂前後又何周詳而遠大也余嘗登其堂審基必固選材必良輒嘆翁規製若此不知幾經圖畫乃翁處之裕如偉才特識真有超出尋常者今翁鶴髮鯢齒杖履優游子若孫克世其家登斯堂也思太翁之閱境如此其深積慮如此其久承前燕後如此其周詳而遠大廣前業而益式廓之以無負締造之意是則太翁之志也歟在曷之漸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吉翁旣冥然高蹈以其身爲世羽儀而復以經營締造之心儀型乎後世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此儀之所以不忒也顏曰世儀其真善頌善禱矣哉

詩

之此謝之西以不知也賤曰世謝其真善於善誦矣
登營蘇哉之小翰堅平對世交于尺浪吳哉而丑哉

姜姨母畫主記

姨母姓吳氏諱永新淳安雲峯人先妣孺人女弟也
六世祖廉憲公倬高祖僉憲公欽祖副使公一棧皆
起家進士有政聲外祖比部公諱觀光娶方孺人生
四子二女姨母最幼年十九歸文學瑞若先生故鴻
臚公孫而香河公長子也姨母逮事鴻臚公兩世吳
順柔婉能修婦德內外皆稱其賢文學喜賓客操作
款待無倦容待家人極慈終歲無詬詈聲丙申十一
月以疾卒年三十有八子一奮渭娶余從妹女適余
弟象琦猶憶先孺人病姨母肩輿省視執手別極悲

時尚無恙也嗚呼豈意未三年遂亦長往哉方吾母寢疾時余欲寫遺容傳後然冀幸平愈不忍寫及彌留困頓則已貌改易不可寫矣追念音容杳渺歲時瞻拜愴然如母他人而奮渭亦然每相對泣下先孺人歿奮渭方少或者彷彿記憶若姨母之喪余已壯乃宛然心目而不能傳于筆不大可哀耶嗟乎先孺人與姨母同出比部公同歸遂安又同止一子同不永其年可謂憾事乃遺容之不傳亦同歸于盡嗚呼慟矣邑俗例設影堂先府君命工畫母孺人像不類余題之曰憶容而紀其後有我非畫工畫工非我之句至今思之淚淫淫下奮渭亦以謂他人母爲憾乃畫主代像夫余不幸傳疑似之小影不敢已成輒棄姑留之慟在有像奮渭求畫像不可得又不忍使母氏獨不以像傳不得已而畫其主慟又在無像兩氏子孫其能知此苦心乎嗚呼抑又悲矣

于無其韻味也苦小乎則和味又悲矣。

凡賦不以辭書不辭日而書其主體又亦無辭兩刃
故留之圖亦自辭書則求書辭不可辭又不忍對其
書主升辭夫余不幸辭賦以之小遠不類日凡賦棄
自至今思之則對我不奮則亦以臨於人其為辭八

繞屋梅花圖記

禹航陸君蓋思家武林之湖墅卓犖工詩文顧年歷
五十尚困諸生中初度之辰屬謝文侯寫照毘陵憚
正叔補繞屋梅花圖一時名人題咏至盈數冊君持
示余曰吾殆將終老此中矣或曰君非能老此中者
也才富力彊詎甘長寂寞乎或曰中庭雜樹多偏爲
梅吞嗟蓋自傷也或曰孤山之麓遺蹟存焉意者別
有所托而姑於梅寓之乎或曰若和羹用汝作鹽梅
陸子將用世矣或曰君既欲老此中矣卽彈冠相慶
恐不可舍此而去也不聞猿驚鶴怨乎或又曰吾讀

諸題咏矣有招隱者有勸駕者要無以定之也余乃披圖而觀焉見夫嗒然靜者陸子也冷然豔者梅也蕭然適者書屋也君真宜老此中矣然其神暢其色愉其氣整以暇又似非終老此中者然則真無以定之也雖然下士玩物達人乘時疎影橫斜讀書學道是卽君棲逸圖也若廣平作賦元微之文章映日亦何妨於廊廟乎則謂經濟圖可也迨乎名成志就投閒於繞屋三百樹之下是終老其中矣謂君歸休圖亦可也然此猶作畫圖觀也去湖墅十里許曰西溪居人種梅爲業多至數百本少亦數十本綠萼絳杼紅白相映余嘗遊而樂之君誠能結廬其間謝塵紛而安澹泊終老此中無難矣賢者自有真樂奚用畫圖爲諸君喜曰羣言紛紛維子衷之今而知畫圖之中非盡思而盡思之所歷乃真畫圖也遂次所言以爲記

爲讀

中非盡思而盡思之也墨氏真畫圖也後大禹言以
圖爲前昏喜曰羣言餘餘餘千束之今而映畫圖之
而安識前錄乎此中無難矣賀者自育真樂奚以畫
孫曰味烟余嘗歎而樂之昏婦謂餘亂其間懶墨餘

卓氏傳經堂記

仁和卓君火傳構傳經堂祀其先世入齋蓮旬藥淵
三先生仲君次厚屬余爲記余緇塵徵逐旋益衰病
久未能應也今年遇次厚於湖上復以相屬夫自堂
之成海內賢士大夫詩文投贈不知凡幾余日事獲
藥筆墨都已荒棄次厚亦何取于余而諄諄焉命之
以是知其好文篤友三先生之澤未艾也夫聖人之
道著於經原非可文字求也易之變通準乎時書之
授受本乎中春秋之褒譏予奪主乎正詩三百篇蔽
之曰思無邪大禮三百三千約之曰毋不敬得其意

而通之豈必穿鑿附會始爲窮經哉後人以已意測經而不以經求經太玄元包之易四始五際之詩大戴小戴之議禮今文古文之疑書膏盲墨守之攻三傳或失則詭或失則誣或失則陋或失則支所謂秦人燔經而經存漢人解經而經亡也向使說經者皆以經求經通乎天人性命之原博綜于民物政治之大體之于身施之爲事著之爲書使天下後世湛然于明體達用之學斯其爲傳經也大矣三先生之以經學名也涵濡淹貫旣身體而力行之發爲著述元元本本成一家言而未嘗有穿鑿附會之失蓋自有

經以來祖父相傳子孫相繼未有若卓氏者漢世傳經稱韋氏劉氏然元成父子文辭不少概見劉歆且顯然畔道矣其相承最久者桓氏四世歐陽氏八世濟南伏氏至十六世要皆世其訓詁漫無所表見以視卓氏爲何如乎余家世受易曾大父直完先生以易授里中故遂安易最盛向時列祀瞽宗喪亂以來遺書散失祠廟亦未能葺也火傳能不朽其祖父堂構而俎豆之次厚又好文篤友以成其志卓氏之傳且五世矣余兄弟雖不敢隕墜家學碌碌世資究無當于六籍之源流聖人之道登斯堂也能無惕焉

內媿矣哉

淡廬記

余浮家西陵一年餘矣其地諸名宿皆得徧識而定
交焉一日毛子稚黃屬余作諸君簡淡廬記且曰君
高尚士駿男虎男季父也善畫豪於酒所居古橘死
多名人題咏近燬於火矣其爲文傳之余謂作記必
悉其山川名勝人物居址余雖雅慕君然未知其人
何似廬何狀也毛子曰然淡廬去此近盍過而訪之
乃度豐樂橋入委巷叩其居頽垣荒草寒菜滿籬環
堵數椽不蔽風雨秦亭記所謂銀杏蠟梅長松老桂
無復宋元時物矣君簡方曝背讀書遠心樸貌居然

淳古斗室中一几一榻筆牀書卷墨漬丹青此外都
無長物余私念士卽蕭然高寄奈何一寒如此乃君
簡十日一山五日一石呼酒揮毫雲烟在手好種菊
時十月旣望寒芳挺挺堦砌間憶家太學叔植菊五
十餘種客歲移植健松齋方華殘於兵今君安居無
事東籬佳色入冬猶盛物固有幸不幸哉相與嘆息
久之煮泉瀹茗逡巡而別迴望淡廬已如桃水蘇門
逃其徑路矣夫君生繁囂綺靡之鄉泊然獨抱其素
淡廬之義以媿焉爲報稚黃吾向者未識君簡但
因廬而思其人然未知其淡固至此也

重建方氏宗祠記

嘗讀易至萃渙之卦其彖辭皆曰王假有廟夫聖人
操禮樂以化天下其所以整一人心者豈無良法顧
必以立廟爲亟亟哉蓋人當渙極難合之時惟廟中
可以萃之祖考之神氣聚斯人心風俗皆有所維繫
而不可分是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
祭於寢所以同仁合敬敦本尚親蓋誠重矣吾家宗
祠始自有宋明萬曆中曾大父壽寧公率族人醵金
重建期年火壽寧公呼天祝曰後世子孫賢當成吾
志及大父閣學公解政組歸捐俸購伊氏宅將踵成

焉會遭變亂事遂寢祠之廢者四十七年順治丁酉伯父歲貢公念祖父志未就且無以妥祀事合宗族也於是謀之父老子弟按丁輸助舉伊氏屋董建焉後爲五楹奉神主前爲坊左右爲廡期年而告成伯父命象瑛考祭義撰祝辭定子孫命名二十字已復命爲文記其事以父兄在不敢任也歲庚戌伯父及先府君相繼卒旋遭閩亂祠爲大軍駐牧幸亡恙今年秋仲父太學公大修家譜告成復貽書京師命爲記象瑛不敢辭竊嘆宗祠之興深有合乎萃渙之義也蓋吾家自震四公卜遷於遂二祖八派衆至千餘人先世型仁講讓之風載在譜牒詳矣顧象瑛自成童以來祠地蕪廢歲時伏臘主者祭於其家而族之人散處城邑都鄙凡冠昏喪葬漠不相聞甚有不知其名氏覲面不識爲何人者蓋人心之渙至是極矣自祠之成也春秋二仲聚族而祭明少長別尊卑俎豆有常登降有節始獻終獻有儀餽餘有制毋論祀事孔修而山農野老皆得進而觀禮焉二十年來出入相親貌言相接死喪疾病相恤近且爭訟不興患難扶持雍雍然猶一父之子矣使非歲貢公勉承先志而族之父老子弟相與贊襄而經營之將卿大夫

之祭下同氓庶我祖考實怨恫何能使源遠流分不相視如秦越哉繼自今士修其業農習其勤工賈悉其事毋侈淫詐力以蕩其心毋爭鬪詬誅以傷其義毋聲色飲博以喪其行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恭男位乎外女位乎內以上承夫型仁講讓之風將出則爲良臣處亦不失爲修謹使天下之人謂浙東門族無若方氏而方氏之所以興由於世德是則我祖宗所憑依而亦壽寧諸公治萃濟渙之盛心也柳氏家訓曰門高則自驕族大則人窺吾族入其戒之哉

詹氏家藏考亭南軒兩先生真蹟記

道與藝之分夫人知之要亦眎乎其人焉爾其人而藝傳也秋之奕僚之九由基之射伯牙之琴皆足名天下垂後世不必其聞道也苟其人未嘗以藝傳而數十百年後覩其遺蹟想見其人流連感慕而不能去則所重有不在藝者矣吾邑詹氏南宋時科第最盛虛舟先生諱體仁講學瀛山與考亭南軒兩先生相友善考亭貽書商訂格物致知之旨往復至再今載朱子集中南軒自蜀中寄書論理學宗旨甚悉二書裝潢成軸子孫世守封鐫甚密余嘗就而觀之朱

子書端勁古質穆然不使人可喜敬夫稍秀潤亦不甚作意夫兩先生未嘗以書法名也其深心靜氣盎然睟然於楮墨之間直與鍾王顏柳竝垂正猶商周彝鼎欽其實不能名其器非可以工拙論也向使兩先生而亦以書名則筆墨所存度不及鍾王顏柳何以數百年後覩其遺蹟想見其人流連感慕而不能已哉然則道之與藝孰重孰輕要必有辨之者

重葺健松齋記

健松齋在遂安城內西偏先君子所營讀書處也先君仁孝與物無忤里中推爲長者性好蒔花木崇禎中構小園名之曰勺圃傍水關枕忠烈橋中爲齋左爲蕉隣爲香風亭爲菊畦達於桑苧園右爲竹士軒爲秋琴閣閣虛四牕遠山入坐歷歷然齋前穿一池不受水益濬之得古鏡一背鑄乾道六年製土花斑駁召工新之能鑑毫末先君愛玩不釋手甲申之變土寇焚室廬殆盡鏡亦燼於火而園獨存先君携家避杭婺戊子始歸稍稍完葺順治甲午遊新安得栝

子松於許氏舊園載以歸植池之東始纔及簷近且
婆婆若車蓋矣松五粒勁如縣針皮剝落如龍鱗余
取唐詩松涼夏健人之句以名齋常讀書其中濤聲
謾謾如在深山萬壑也甲寅閩變盜起開化常山邑
將吏棄城遁余亦踉蹌走錢唐比歸則大兵駐牧三
年矣環城內外數百年喬柯盡於樵採蔬藿韭薤之
屬皆求之三四十里外園之桃柳梧竹悉薪之矣而
園與松獨存嗟乎園之與松先君子所經營而手植
之者也園之存猶躬視修葺今松雖存而先君奄棄
數年矣撫時感事顧何以爲情哉雖然人苟有所嗜
雖世遠人湮其精氣必憑依而不能去故思祖父之
音容不可見見手澤如見祖父焉是松也安知非先
君子精光靈氣所式憑者乎兩經喪亂隣比多不能
相保而欄檻雖燬蒼松如故不可謂非仁孝之貽俾
余得保有其牆屋也因築垣市木加整葺焉雖需次
一官窮愁拂鬱不獲光大前業然周旋患難使先人
手澤不致鞠爲茂草抑不可謂不幸矣蕭相國曰後
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嗚呼吾後人其念
之哉

世贊爾吾命不贊世為獲家而奪則吾命人其念
手戰不庭雖為草味不可謂不幸矣蕭林園曰幾
一官讓怨林蓬不盡光大前業然固或患難對求人
余哥兒育其識星也因築臥市木味望葦焉輒需穴
卧於而斷斷難選奪味收始不可謂非才幸之領野
吾子辭光靈康西左懸香平兩縣濟瀾割此交不誰
音容不可見見手戰收見厥父語具於此安味非夫
雖世夢人野其林康必懸於而不誰去始思厥父之

怡亭記

新安族兄惟學卓犖好義生子五兆侯兆傑兆儀兆
位兆任晚又生子兆佐兆仁兆信康熙十三年惟學
以諸子長有才行予資千金使各食其力兆侯聚諸
弟謀曰千金細利也不同意黽勉旦夕盡矣吾聞力
分則易散志合則易成使各自為謀異時分馳南北
度不能兼顧且何以慰吾父母吾差長不欲受金當
為諸弟畫於是命兆傑兆儀經營吳楚兆位總家政
兆任幼令就塾而身自指示凡貨賄斂散之宜因時
趨舍之道與夫舟車險易處人接物之方人情之淳

澆風俗之良薄若者宜謹凜若者宜節嗇一一耳提而面命之傑儀拜受教行之期年所入輒倍則又聚諸弟謀曰息且益業且漸廣矣匪簿籍後何以稽於是置一簿時其出入計其子母道里月日共籍之自稽察焉已又聚諸弟謀曰吾不能綱紀四方賴諸弟賢幸不辱父母吾慰矣村東南往來憩息地顧露居草處吾常念之諸弟幸努力更一二年以所贏餘亭之使行者有所依所以嘉惠閭黨且志吾兄弟之勞也諸弟敬諾亡何兆僕歿無子諸弟痛兄之亡且不受金而圖度教誨未嘗一念稍私乃不獲永年以觀厥成也遵遺命爲亭於孔道以其意告余余名之曰怡亭取兄弟怡怡之義別且六年矣兆儀寓書京師屬余記余乃慨然歎興曰義利之於人大矣周於利者不必明於義篤於義者又未必工於謀利故事親爲仁從兄爲義學士大夫猶難言之况貿遷有無之末乎乃觀諸子何勤於取利而所爲一出於義也夫惟學之分金也冀諸子各自食其力耳然錐刀之末人所易爭使爲之兄者獨豐其有不以予諸弟卽予諸弟而漠然視其得失不一爲籌畫且兄或悉心籌畫矣而弟且羣恃其能於兄命未必受受而未能悉

如其所期則雖終日孜孜利且未必興而何有於義
乃兆侯既不私其利以曲成其弟而諸弟循循焉居
者有贏餘行者有厚實無事不善承其兄以慰悅其
父母則是兄弟之間雖以利接而友恭天顯之義莫
備於是嗚呼可謂難也已余嘗歎天下之言利者筭
算權酤權衡纖細之計始於朝廷極乎大夫士庶而
尺布斗粟禍且中於骨肉故後義而先利聖賢深戒
之亦曾有謀其利必出於義如諸子者乎余故喜諸
子之賢而又歎其克承兄志以施及里人因記其實
而推廣之後之憩斯亭者思兆侯率弟之意則友于
之愛生知兆傑等之遵循相助則從兄敬長之事備
型仁講讓將風俗粹然一出於厚豈區區言利者所
能及哉傳曰衣食足而後禮義興計自今兄弟怡怡
益相勉爲敦睦修詩書典禮教以訓其子孫知必有
光大而顯揚焉者吾於茲亭信之已

光大而無射無青昏於茲亭計之日

益眩煥為堦報新精書典甄錄以臨其千濤映必育
滄又精轉曰述食以而對斷羨興情自今只策計計
墜二黠難泚風林然一出於早豈國國言味昔河
之愛主味兆精華之戲醉昧世眼餘只嬉是之專謝

舫影記

新安胡翁家秀州角里街長君季君皆年少能文買
園於居之北偏古木千章修竹數百挺流泉怪石疎
曠可觀中為堂三楹堂右構小閣總虛四面冷然空
中余名之曰舫影兩君曰舫影有說乎余笑曰姑無
論天地虛舟古今幻影試思初此園者誰乎人初之
而君兄弟有之汎汎乎舫也則皆影也其何從辨之
今夫稜然峙者塢影也翼然犬牙相錯者城堞影也
高下曲直各隨其宜田疇影也園之中竹影桐影荷
影亭榭影瓜棚籐架影梅影扶疎松影盤曲鶴影如

人鳥影如螟蠓星河倒映殆池影乎遠山突兀其石影乎篆如烟散如螢者茶鐺酒鑪影乎園之外則雲影遠村影帆影橋影漁燈影雨之影宜霧月之影宜秋變幻明滅於遠近間者奚窮乎故一閣耳而遠近之影赴之遠近之影至無盡矣而閣受之赴之受之者舫也皆影也則皆舫之影也舫無影而以名吾閣閣有影而以爲似乎舫然歟否歟其又安從辨之兩君曰然吾夜讀書閣中燈影熒熒若觸波光而上下今乃知樓固舫之影也請書之以爲記

健松齋集卷之七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記

赴都日記

余需次後期丙辰除日連得家姪若韓書趣余赴選遷播以來拮据逡巡未能也顧期迫擬二月十八日起行十二日告先墓遇風驟成脾疾十六日稍間遂如期行十九日茶園二十日嚴州疾未已淹留三宿二十四日桐廬望子陵釣臺力疾遠行殊自慙惡二十五日富陽二十六日杭州余自甲寅寇亂流離轉

徙得達會城旅食二年餘始携家返里追憶往事不

覺太息二十七日入城寓白馬廟巷二十九日別錢

塘諸友疾復大作三月初三日移寓吳山道院毛稚

黃先舒見過余縱譚不倦徐武令汾首賦詩為贈倚韻

和之十七日棹湖墅買舟得勝橋讀諸君贈言快甚

十八日詣王丹麓暉武令適來別遂同小飲贈詩皆

西陵名士顧無丹麓怪之丹麓曰持服不為詩久矣

且贈君詎宜旁假秋中有緘詩都門者必王生也余

謝而別出北新關關吏來巡視書數麓而已是夜宿

橫林十九日斗門二十日嘉興故人胡翁構小閣余

名之曰舫影許為記晚次平望燈火滿江吳歛競發

倚月望之不知身之病也二十一日過吳江以近刻

投顧茂倫有孝茂倫亦病報書比之七發未知枚生當

日亦抱疴否耳舟中走筆成牛潛子與顧向中有年詩

序胡翁舫影記手錄寄之未時抵蘇州訪尤悔菴侗

錢宮聲中諧顧我在芳菁袁重其駿皆不值聞蔡九霞方炳

客遊宋既庭實穎掃墓胥門期旦日來訪行迫不能待

也二十二日無錫嚴蓀友繩孫過舟中夜話二十三日

阻風二十四日常州訊陳椒峯玉已北上矣二十五

日丹陽寄家書二十六日漕艘擁京口遂陸行繞鎮

江浮揚子微風蹙波江豚跳浪細雨濛濛然踰瓜洲
甚雨如注及揚州漏二更矣二十七日訪汪蛟門

麟懋

不遇歸遊瓊花觀花久絕以繡毬代之大抵古蹟多
非舊觀所見淮之韓侯釣臺鄴之銅雀臺荆之龍山
章華宮越之蘭亭名美實隳不若從書卷臥遊登斗
母閣頻視蕪城烟火萬井因念隋煬風流歇絕龍舟
鳳舸固委烽烟卽逃樓二十四橋亦無復竹西鼓吹
可歎也二十八日舟汎邵伯歷高郵瞻眺露筋祠欲
疾馳寶應夜觸石幾殆遂泊界口二十九日平河橋
三十日清江浦數槩達黃河北岸駐王家營遇錫山
徐君偶及先大父與馬文肅世奇舊事徐君曰當文肅
鄉薦相國已官編修文肅計偕歸語人曰不恨不作
新孝廉但恨不識方書田其相慕如此後果爲相國
所知余曰固也先大父在闈得文肅卷最後甲申殉
難報至無文肅名先大父嘆曰君常文肅字乃不死耶
已而果然蓋師生相信不獨文章也四月初一日偶
步黃河故道河初北徙去王家營數百步今徙而南
竟抵清江浦矣北岸淤漲且三四里渡口祇如綫陵
谷變遷古今來不知幾經閱歷也初二日僦騾車陸
行里許爲黃河決處衆下馬挽舟逆河凡三決口夫

河遷徙無常當事者不因時堵治壞田廬漂人畜而隄防止憑柳埽柔脆易敗總河坐得罪不知將來何策處此夜宿新集初三日宿遷平蕪曠野行者戒心余意荒棄皆沃壤使招集流亡貸牛種給子粒寬其雜徭限年起科不數年間可盡地利可聚民并可息盜何久不爲或者黃河時溢欲耕不能耶午後大雨見決口甚鉅乃知議防議墾故未易耳初四日雨初五日曉發輪蹄雜遝如駛鞭人云年來四方盜起江淮又疊罹水災行旅寥寥今年乃盛如此水旱盜賊所繫誠非細也午過投紅花舖初六日霽涉白馬河登傾蓋亭中奉先師左程子右子路史記夫子過鄒遇程子傾蓋語甚驩命子路取束帛以贈卽此是夕駐李家庄初七日渡沂水清淺可濯有漢二疏故里碑余兩過此皆夜行失之初八日始進山山泰山也南起伴城北盡開山廟凡五日五百一十里所謂終日行泰山不知泰山之高也如必上泰安見巍然高大者始爲岱小之乎望岱矣道經青駝寺路漸高多石磷磷齒齒流泉間出殆泰山七十二泉也初九日蒙陰蒙山茶類石蘚淪之五十里新泰縣初十日夜大雷雨曉霽如羊流晉太傅成侯故里也行者已息

駕余疾驅崔家庄旅館對徂徠山垂柳蟠槐坐臨流水北來所未有十一日濟甕河深廣類沂土人云東南與運河合意七十二泉會此達于濟耶午憩泰安州余自丙午丁未至是三度泰山向時連值旱蝗人民稀少比歲年穀順成逃亡復業數百里中男耕婦饁果木繁茂所在成市顧居人憤憤問日觀秦觀諸峯茫然莫識卽孫明復石守道講學處亦無從得其遺蹟殊敗人意將止長城酬香者螳集乃徙灣底夫岱宗五嶽之長升中祭告禮也今四方士女車牛絡繹甚至鳴金樹幟百十爲羣盛矣然皆禮碧霞元君而不及嶽神何耶十二日次開山廟卽泰山西麓回望岱峯渺然天表十三日踰齊河縣麥已將登菽苗始秀耕者方蒔黍稷陶甓斲楊爲室廬計蓋東北壤沃土厚畝入之積可支數歲年來西南變亂齊魯燕豫間安生樂業無變心衣食足也十四日至平原感顏魯公事頃甌閩告變浙東寇蜂起使得強幹之材同心固守當自解散乃將吏率聞風奔潰賊始大肆計八郡人民被兵寇及逃竄餓死者不下數十萬焚廬居俘子女罄貲財皆由于此偃然民上可怪也是日次德州十五日渡河過景州憶丙午冬計借宿此

拾枯草燎寒轉眄十載餘矣十六日經單家橋橋跨

大河記稱滹沱下流合徒駭諸水會于津門午餘越

獻縣宿商家林十七日緣河間府而北道新中驛息

任丘吾師李學士家在焉追念音容不勝感愴癸卯浙闈

兩主司皆李在丘學士儀古富平給諫鵬鳴也十八日過雄縣渡白溝河十

九日過新城縣至涿州將宿琉璃河已而之寶店二

十日越良鄉度蘆溝橋攬轡入都寓三元會館東

館以吾鄉商文毅名蓋自發里門六旬有二日矣記丁未榜發

同郡一前輩語余曰君前半生事今已遂當努力後

半生事至今思之悚然自念學疎才短翹首木天已

荒先業又不能縮百里符伺人為喜怒舍熱就冷于

性適宜循分盡職或者後半生樹立乎康熙丁巳渭

仁記

余兩入京皆有詩載燕遊草然限于聲韻十得三四此番即日所見聞詮次為記而撫時感事亦畧見其中非有關繫則附為小註州縣名稱悉遵本朝用古名非體也

本時川古今非蠻也

良其中非亦關繫與州為小苗地界各縣悉數

四北番唱日河良開益大為苗而縣都怒事亦畧

余兩人京昔有苗苗燕燕草然則于鞏賸十得三

二信

出巖宜訖衣盡蠟炬香發半坐樹立平泉照丁日獸
荒決業及不銷餘百里餘同人為喜感舍燕掠令干

使蜀日記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閏六月奉

命典試四川初八

日宣 旨先是十九年春四川平明年辛酉例當舉

秋試撫臣杭君愛以新經底定議於亥秋補行已復

請改期九月

上皆可其奏至是禮臣以考官請故事蜀試用諸曹
郎或評博中行無遣詞臣者

上以文教懷柔遠人特命象瑛及吏部員外郎王君
材任往蓋異數也七月初一日出都門人馬生教思
高生壽名沈生朝初郊送下車話別時余病怔忡力

疾西行日服葠半兩藥稱之是夕宿良鄉縣夢亡室

吳肩輿來送愴然有賦初二日涿州初三日定興初

四日過安肅驟雨暮抵保定府初五日慶都縣堯母葬此

因初六日過定州憩新樂縣讀王阮亭司成士壁間

詩因感施愚山侍講閔章時愚山歿京邸余以使命不

得往哭作詩紀哀夜宿伏城驛初七日次真定府余

癸卯公車過此今二十一年矣渡滹沱河洪流濁浪

甚洶涌晚至獲鹿縣初八日次井陘縣出固關關踞

山頂中通一路卽井陘關也韓信大破趙師處晚宿核桃源

夾道皆胡桃兩山石層疊僧菴之往來曲折自此數

日皆太行山路初九日過柏井驛至平定州熱甚和

阮亭韻題壁途中無村落土人穴土為居有至數層

者炊烟縷縷出其中恣榻几杌皆就土成之其巔依

然樹莩也初十日過芹泉驛雨甚夜始抵壽陽縣令

遣燈來迓入城時民燃燈燭或草束候於門光照街

衢十一日大雨過太安驛宿土橋十二日大雨過鳴

謙驛至徐溝縣十三日大雨甚人馬躑躅泥淖中盡

一日始到祁縣晉祁奚采邑十四日雨次平遙縣古陶地堯初封

於堯城在縣西午後稍霽宿郝家堡十五日至介休古綿縣上古地有介子推廟郭林宗故里文潞公祠夜抵靈

石縣

北門一石高丈許縣名以此

道旁三義祠俗傳李衛公遇張

仲堅處是夕復大雨十六日冒雨過韓信嶺山谷險

噉車殆馬滑絕頂有韓侯廟夜入霍州望霍山晦蒙

不可見十七日至趙城縣

周穆王封造父之地

途中國士橋豫

讓漆身報趙襄子處傍有祠流水繞其足申刻洪洞

縣是日細雨沿汾河西行十八日霽抵平陽府自發

平定凡八日皆山行苦雨至此始曠衍古堯都遺廟

存焉十九日復大雨至蒙城驛夜宿高巘過文中子

故里二十日至候馬驛午後雨從者相失夜始抵聞

喜縣

古桐邑漢武帝過此聞破南粵因名

有裴晉公祠郭景純故里二

十一日至弘芝驛午後雨宿猗氏縣

古郇國秦更猗氏以猗頓名

二十二日過臨晉縣稍晴望中條山修然雲表顧不

知何處為首陽山晡時抵蒲州古帝舜都二十三日

渡黃河瀕河路仄甚疾雨如注人馬幾蹶者數四少

頃達南岸崇山壁立潼關踞其上

秦桃林寨

俯眎河流奔

涌撼蕩因歎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乃祿山之亂哥舒

翰棄不守明末李自成困秦中尚未大逞自出關始

蹂躪晉豫以至亡國可歎也為潼關行一章書其事

十里楊橋舖漢太尉楊震墓傍有四知祠過西嶽廟

雨不得入太少二峯僅從雲霧中彷彿其概是夕宿

華陰縣二十四日至華州郭汾陽故里時雨久諸水皆漲

州守言西行山澗暴溢往往留滯以余王事迫遣

諭沿途瀕水居民預為渡具比至赤水鎮果阻水宿

蓮花菴為二絕句贈僧晡後稍霽二十五日水落縛

几案坐其上數十人擎之以濟僕從行李皆然水洶

洶尚數尺也午過渭南縣數里至新豐漢高帝為太公營新豐即

此是日喜晴過鴻門項羽宴沛公處夜三鼓抵臨潼縣驪山

在縣南溫泉出其下有唐梨園故址秦始皇陵惜夜

闌未試浴耳二十六日渡大小滄水灞橋橫灞水上

石已斷以土木續之午時至西安府秦中山水奇秀

終南一帶佳氣鬱蔥漢唐建都有以也問樊川韋曲

杜曲皆淤為民居夜有巨蛇墮梁間從者欲斃之余

不可放池中二十七日留西安更驟馬作家書郵寄

二十八日次渭水漢時東西渭橋無復舊址咸陽令

具舟迎遂登舟買舫漁船銜尾相接登岸即咸陽縣

始皇所都周文武成康陵在焉復大雨遂止宿二十

九日霽至興平縣過馬嵬觀楊妃墓碑石題咏甚多

所謂墓上白土如粉可治女人面癩無有也遙望漢武帝茂

陵蕭蕭禾黍楊雄立塚亦未知何所而妃墓獨巋然

行人往來憑弔駐馬久之何耶夜宿扶風驛三十日

至武功縣武功諸山皆有秀氣而太白山最挺拔古
 詩去天三百當非虛語是日又雨夜行十餘里抵扶
 風縣道左漢蘭臺令班固墓碑馬伏波祠八月一日
 次岐山縣三公廟祀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今圯秦
 地過此風景漸蕭索抵鳳翔已暮矣初二日經磻溪
 澗中亂石磈磈泉流清冽上為太公廟夢應飛熊四
 大字刻石或言石上隱隱兩膝痕未審果否晡抵寶
 雞縣古陳倉地大散關在其西詢石鼓山無知者初三日

縣令呂君送余渡渭水上流曰過此即棧道矣余賦
 詩留別二十里至益門鎮為入棧之始高峯萃律澗

水奔流兩山茂林深箐止通一路巨石橫斜礪中棧
 山大抵皆然特險處各不同耳過觀音堂壬子秋阮
 亭以試事入蜀宿此有詩今才十年院宇傾頽無舊
 時下榻處矣數里度煎茶坪坪水東流入秦西流入漢中夜抵東

河驛編竹為舍山風颯颯時聞虎嘯聲初四日過黃
 牛驛一帶崇山峻阪水灑灑流石隙中細浪如雪途
 中野花遍開紅黃紫翠多所未見者夜宿草涼樓驛
 無驛舍茅屋數間蟲聲四壁霜氣襲人夜夢施愚山
 索余詩共讀愚山歿久此時或歸櫬宣城不知棧山
 千里何以入夢也初五日度石門嶺抵鳳縣寥寥數

十家和尚原在縣東題入棧四詩及草涼樓截句於
壁初六日過心紅峽峽當兩山間橫亘如枕鸚鵡羣
羣飛鳴林箐中泉流清淺魚游可數過廢丘驛踰鳳
嶺嶺極高曲折崎嶇從輿中仰睇前驅度嶺如在天
半人馬皆長尺許蜿蜒鳥道中嶺有關上接崇崖頰
臨遂壑中止通一騎峯巒雲霧皆出其下秦鳳天險
也夜宿南星茅舍人馬同羣截竹爲箸鋪篠爲茵蟲
豸往來衾枕間初七日次松林驛午度柴關嶺四面
高山不見頂路狹苦灣止宿流壩驛初八日大雨度
武關虎頭關畫眉嶺馬鞍嶺皆險隘馬鞍尤欹崎紆
曲高或隆起低則窪伏如馬鞍然登降凡二十有四
夜宿馬道驛相傳蕭相國追韓信至此初九日霽過
青橋驛至觀音碓危崖峻壁橫列如屏障鑿石爲徑
下臨絕澗石缺處架木補之人馬相扶以度搖搖然
志稱褒城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想卽此今廢斧
鑿痕參錯崖壁間本名閻王碓順治中賈中丞漢復
燬石開徑稍寬之護以竹闌始更今名萊陽宋玉叔
琬賦棧道平歌華亭沈繹堂荃書刻於石西卽雞頭
關巨石巉銳橫出道中如雞頭自此十數盤始至頂
瀑布落澗中轟轟不辨人語巔有石約高十數丈從

山下屹立如竹筍離奇峭拔較江郎三石更奇出關
不數里山勢陡斷平原曠野炊烟點點卽褒城縣也

初十日憩黃沙驛

東南距漢中府六十里

自益門鎮至褒城凡

五百五十里曰北棧至此始平十一日過沔縣定軍

山謁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祠墓墓之西爲征西將軍
馬超墓薄暮始抵沮水喬柯叢篠間猿聲淒切百十

滿羣十二日次青陽驛過蠟塔溝險仄不可行晚宿

大安驛十三日過裂錦壩

以褒姒名

未時度五丁峽

一名金牛峽卽五丁力士鑿山開道處

山石高數百仞截然中分兩崖

鋒鏑廉厲碎石零亂蹊澗中水激石如雷鳴或如笙

瑟人行石上杖而步偃僂上下馬蹄觸石皆脫落輿

人則疾驅步武著石不失尺寸哀猿怪鳥吟嘯壁間

數里瀑布從山顛下瀉束於石散濺如珠飛曰滴水

崖暮抵寧羗州城郭室廬盡廢秋花爛熳滿街市蟠

冢山在州境漢水出焉十四日大雨次黃壩驛十五

日過閔家山木架山七盤嶺嶺最高陡凡七折四面

危峯峭石下視皆百尺深澗人偃而行前後頂趾相

觸以鐵鞵繫足心狀如馬鞍鐵著石得不滑也絕頂

四望全蜀山川歷歷在西南另闢一境是爲秦蜀分

界處十六日次神宣驛山石險惡或高如浮圖或連

亘如列幃下有洞甚修廣神龍所居道乃出其上曰龍洞背三十里至朝天舖西北即劍州古劍閣也十

七日始更舟凡陸行由朝天舖上朝天關大小梅嶺

大小二郎曰南棧視北棧尤險峻舟行避險也晚發

嘉陵江俗呼白龍江經劍州廣元昭化閬中界其日閬水巴水渝水漢水皆此江之異名也疾

流激石舟行如駛榜人唱渝州歌悠揚清越可聽仰

睇朝天諸嶺高入天際崖半石穴數千亦古棧閣故

蹟也下有千佛崖鑿石為屋鏤諸佛羅漢其中大小

數百或立或坐變相畢具川東諸處亦有之是夕泊

廣元縣古葭萌地詢武侯籌筆驛已非舊矣十八日經飛

仙閣桔柏津泊昭化之平林壩十九日次虎跳驛宿

高橋二十日經蒼溪縣離堆山秦李冰所鑿突入江

中直上數百尺不與眾山伍故名蜀有三離堆此其一也午餘

抵保寧府古閬中地前對錦屏山兩峯壁立如屏一名寶鞍山

治西為張桓侯祠墓侯守閬死蜀人祀之曰土主是

日郡將吏迎謁謝不見題詩院署古今體五首二十

一日留治裝具二十二日渡閬水復陸行次龍山驛

舍宇頽廢摩娑斷碣中有瑞筍碑宋陳堯叟堯佐堯

吞兄弟故居也夜趨柳邊驛不及宿小猴牙草舍索

米不得取乾糲給從人然薪達旦二十三日次柳邊

驛頗多民居夫役不習輿踉蹌歛仄甚苦之晚次富村驛二十四日由靈山舖至鹽亭縣川北自保寧以下舊稱陸海明末張獻忠屠戮最慘城廨村鎮盡燬田野荒蕪人民死徙處處皆然頽垣廢畦間猶想見昔日之盛二十五日抵秋林驛寺佛像最古小銅佛尤精巧眉目態致皆有生氣與時製迥異唐元宗僖宗幸蜀畫師巧工悉從故蜀寺觀多名畫鑄像皆燬于寇此猶倖見之二十六日抵潼川州漢廣漢郡唐梓潼州沃野千里盡荒棄田中樹木如拱溝塍隱隱悉膏壤也訪陳子昂文與可故宅皆不可考二十七

日渡梓潼江或云鄭江宿建寧驛二十八日過中江縣溪

谷中產石白黑相雜成文或紅潤如錯錦可為研二十九日過天柱山甚高多巨竹節長二尺餘晚止連山舖九月一日次漢州抵新都縣皆名區亂後中衢茅屋數十家餘皆茂草虎跡遍街巷訊楊升菴宅已為按察司署今亦蕩然矣八陣圖在縣北以疾驅失之初二日抵成都府故事初六日入闈主司至待於境上局鑄嚴密先期一日入余至新都無使院民居周垣不蔽籬落而已余謂虎狼且攫人何關防為遣吏白監臨以是日入城初由北門吏白應從東乃過

昇仙橋魚鳧王張伯子俱乘虎仙去因名司馬相如題柱處今日駟

馬橋入東門亦無院署僦民宅以居初三日寓樓望

雪山積雪鱗鱗九峯皆白在威州松潘境距會城百二十里初六日

入闈如故事貢院故蜀王府也初七日率同考官誓

於神初八日申條約凡三十四則蜀中三科未舉秋

試諸老吏無存者新舊例悉從禮部考據得無舛誤

初九日初試士蜀向稱才數今應舉不滿千人亟移

會外簾小誤悉免議仍約同考勿輕塗乙十八日得

易春秋卷各一擬首冠索二三場皆不得歎惋彌日

榜後拆闈之塾江涂珪瀘州曾亮也兩生次年皆雋

十九日內簾鬼嘯易兩房例解十名一房佳卷多至

六卷而二房僅得四余謂取士務真才何論彼此乃

以一房羸卷入二房眾以為公已二房有後言余不

懌索回而責二房別求佳者終不得是夕鬼從後出

余勿聞也王吏部聞之且語余余笑曰佳卷不得雋

鬼神固宜怒耳俄而各房至人人皆聞井研令僕人

且親見之朱衣長身從易二房出循牆至中堂而滅

於是眾皆驚嘆二房亦頗悟請別易一牘前卷定本

房第二是夕寂無聲蓋十七名涪州劉衍均也二十
日搜遺卷磨對中式諸牘余病甚日夕蒐閱不知病

之在身也二十四日放榜取中樊澤達等四十二人
副榜充貢雷弘震等八人鹿鳴宴如儀是日周視故
蜀府廣袤十數里中為貢院餘皆瓦礫茂樹叢生舊
多石刻皆不存存明人數碑川槿在藩邸今亦無二
十五日文武諸大吏過訪府州縣以次謁見勞瘁之
餘苦酬對疾復大作二十六日諸生來謁所取多三
川名雋年亦十七以上四十以下蜀中稱得入二十
七日報謁諸當事因徧覽城市蜀都周五十里異時
人物繁富號錦城張獻忠據蜀已去之秦盡燒公私
廬舍屠其人凡數十萬自浣溪至新津屍山積水為

不流今通衢瓦房百十所餘皆誅茅編竹為之

茅屋皆松

潘苗人造每冬月苗携妻子至各郡縣營工
給食婦女能負重子女帽覆頂簷以蚌殼西北隅

則頽墉敗礫蕭然慘人其民多江楚陝西流寓土著
僅十之二耳額賦大縣不過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
至四五金人亡土蕪目所未見招徠生聚故未易
也自此兩旬皆臥病謝客十月二十日過兩浙會館
答拜同鄉流寓館初於前按察使今太常胡君昇猷
召僧主之浙人依焉衆釀金飲余索題額余榜曰吳
越星臨偶及桐花鳳無知者郕筒酒井尚存其法不
傳蜀錦川扇屠戮後法皆絕矣二十五日謁江濱廟

江出岷山故廟在蜀

岷山在茂州西北俗呼鐵豹嶺十一月一日王

吏部南歸初二日病稍間南出錦官門過萬里橋

武侯

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自此始矣後人因以名橋橋西為青羊宮殿上銅羊

青色不知何據舊極閎麗今圯張三丰手書詩六句

刻石里許為草堂寺古浣花溪寺也右即杜工部祠

有石刻像詳遊記初三日謁諸葛丞相祠古漢廟今

皆稱武侯祠前殿祀昭烈關張等十五人配頗未當

余作從祀議正之後殿祀侯長子瞻瞻子尚配舊有

雙柏今不存古碑惟唐貞元中裴度撰柳公綽書稍

古有小蛇穴碑中甚怪

餘皆近世石刻祠西昭烈惠陵志稱關

羽張飛墓在萬里橋南未及訪望帝祠蠶叢祠張忠

定祠皆荒廢不得其處初四日遊浣花溪一名百花

潭即錦江也溪流澄澈荇藻紛披前代遊人畫舫不

減西湖山水如故無復昔時佳麗矣詳具遊記潭上

薛濤井濤家于旁以潭水造五色箋明蜀王即此製

錦今失傳文翁禮殿相如琴臺楊雄草玄亭嚴君平

宅皆不可考或云揚亭在成都縣治琴臺在市橋又

云金花橋西初五日辭行初七日發成都府諸公會

餞武侯祠是日陸行至金花橋宿黃水河門人樊澤

達從初八日過修覺山至新津縣始登筏子編竹為

之架竹屋覆以茅門窓皆具可遠眺初九日至舊彭
山縣望青城玉壘大隋諸山連亘千里峯巒秀出初
十日至眉州度玻璃江訪三蘇祠祠在州西門內灌
木叢草颯然深山榜曰眉山書院卽老泉紗縠行舊
第也門前古榆樹相傳老泉手植祠三楹奉公父子
木主後爲木假山堂右瑞蓮院殘荷蕩漾池中東坡
手書馬券乳母任氏墓誌刻石嫡系止存一人州守
請于督學給衣頂奉
祠十七日經青衣江一名平羌江上有上巖中巖爲古諾
距那尊者道場喚魚潭客至撫掌魚輒躍出以夜過
不及登十二日過小三峽水洶急筏皆搖蕩遂停橈

野泊十三日至嘉定州整筏子

古漢嘉地唐
宋曰嘉州

譙樓榜

曰海棠香國所謂海棠無香惟嘉州獨香也或云昌
州今重慶府大足縣有香霏亭然漢嘉海棠實香州
守爲余言氣似蘭云竹公溪在城外竹中小兒夜郎
王也江有魚大而肥美曰魚舅春水時見十四日微
雪或言凌雲山之勝棹舟乘雪登之山瀕江路頗峭
仄東坡詩載酒時作凌雲遊是也今石崖刻東坡載
酒時遊處七大字
中爲寺前爲大佛閣唐韋臯建鏤巨石爲佛頭傍有
小閣可望三水九山後爲註易洞宋吳秘讀書處右
有僧龕明初住持坐化人髥而龕之宛然生也左達

烏尤山晉郭璞隱此註爾雅曰爾雅臺洗硯山下魚吞之頭皆黑今有烏頭魚二三月中見曰墨魚然止傷山十許里有之餘皆無十五日登高標山一名高望山

高閣可望峩眉初苦昏霧已而霧散三峩歷歷積雪數百仞日光灼之一望如削玉余擬往遊僧言此時雪封路山僧方積薪米爲冬春計卽往不得上矣眺望久之山下涪翁亭故址爲黃魯直建丁東泉在焉遙睇州城三面瀕水益雅水沫水合流達於江也倚檻作歌從遊者門人樊澤達羅英楊葳家弟象敬十六日馬州守贈香海棠雪蘭口占截句謝之十七日

泊石板溪嘉定舊稱繁庶獻忠之亂州人楊展集兵拒守得免屠戮後賊將袁韜武大定潰卒據犍爲僞降展信之遂殺展并其軍民始被害然較諸郡稍勝十八日至犍爲縣有花卿廟唐段子璋反牙將花敬定討平之廟食于此十九日至宣化驛二十日抵敘州府古夔國漢犍爲郡治此隋曰戎州瀘水出其南俗呼馬湖江武

侯五月渡瀘其上流也郡有師來朱提諸勝鬱姑臺在城北產筇竹可作杖客餽佛手柑二枚重二層放數十指香氣馥烈峩眉山產也二十二日發宜賓瀕江一帶皆石望之如堵牆連亘數里及登岸其平如

砥可當數十千人石惜生戎棘無人能點綴者夜抵南溪縣樊生別去二十三日

漢江陽地

舊有江

陽兒祠相傳光武微時過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

陽有貴兒氣縣人因王莽亂求而殺之後光武怒爲

兒立祠不使江陽人冠帶余謂誕漫不經戲嘲以詩

夜泊井口二十四日過納溪縣縣踞石山頂石虎關

通雲南交趾晚至瀘州州枕瀘江一名汝江非武侯

渡處也伯奇爲後母所逐自沉於此南有穆清廟祀

尹吉甫北有撫琴臺伯奇鼓履霜操處方山之麓乃

有魏武帝廟舊傳宋時征乞弟蠻陰雨數月神宗緘

香禱之輒應余意漢地不應祀曹瞞以詩誚之或曰

蜀祀甘寧楚祀伍員非與余謂興霸蜀人子胥楚人

祀於其鄉耳彼操何許人耶二十五日泊舊瀘州二

十六日至合江縣縣東榕山宋時產天符葉如荔枝

葉而長文如蟲蝕篆不知何木或曰劉真人仙蹟二

十七日松溉二十八日至江津縣過七門灘大石橫

江凡七望之如門二十九日抵重慶府

古巴子國隋曰渝州 閩

水與白水合流至城東曲折三迴如巴字故各郡皆

石山城市廬舍依陂陀爲高下三面距水陸路達佛

圖關東魚復西夔道北漢中南夜郎形勝要地也石

高水疾漏二鼓始抵岸三十日具舟爲出峽計舟長五丈廣半之惟後二艙可坐餘皆平以板上架木爲篷屋舟行則撤去用橈十有四十四人左右蕩之前二人挽巨橈覘所向後柁類櫓而長主船者曰板主柁工曰太公意卽古長年三老也祭江祀水神及張桓侯餽餘先太公然後敢食每行船太公升柁樓唱巴渝歌衆和之輕重疾徐皆有頓挫大約唱峽中諸地名或俗傳故事無他詞也十二月初二日放舟東下泊木洞驛初三日至長壽縣經不語灘俗傳舟人多言則水勢噴湧縣產皮盤倣苗製然頗不佳初四日至涪州荔枝園在龜龍峽東唐時爲妃子園荔枝百餘株馬上七日抵長安卽此今無種江心雙魚刻石上各三十六鱗旁有石稱石斗見則歲豐北巖普津院程伊川讀易處黃山谷題曰鉤深有張飛祠宋大觀中人於祠前得三印及佩鉤刀斗上鐫飛名初五日鄠都縣古枳縣地漢平都隋始曰鄠都城倚平都山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漢王方平得道于此又云陰長生上昇處有仙都觀麻姑洞林木幽深夾道翠柏皆千餘年物麋鹿出沒與人狎號紫府真仙之居不知何時初森羅殿因傳會爲闍君洞以爲卽地獄之鄠都遠近

禱祀求符籙蓋道流惑世失其實耳初六日抵忠州

古巴地唐初以白居易刺郡時築東坡西坡建荔枝

樓今皆不存陸宣公墓在城南公論裴延齡謫州別

駕卒藁葬於此墓碣駁落不可辨識初七日過石寶

驛江岸石奇絕崢嶸挺拔如峯如雲或如樓臺如屏

如柱如笏是不一狀頂有瀑水穿石而下惜無善畫

者圖之為臥遊耳晡時至萬縣西山有絕塵龕宋郡

守馬元穎魯有開於山麓修池種芙蓉及荔枝雜果

景物清勝為夔路第一南山下瞰大江水落石出曰

蛾眉磧上有岑公巖石盤結若華蓋左右方池泉噴

薄如簾松篁籐蘿蔚蒼翠亂後皆不復睹饑虎晝

出猿狖成羣初八日至雲陽縣古胸臆地胸臆蟲名

地多此蟲故名唐曰雲荒殘無人居蓬茅數間令尉棲焉對江飛鳳山古

刻鳳凰巖三字瀑布注橋下有廟祀張桓侯僧請榜

額余書矯矯虎臣應之初九日至夔州府古魚復國春秋夔國

八陣圖在城南石磧上凡六十四蒞擬棹舟觀之大

雨不果登城樓遙望而已別有記甘夫人墓在府治

鎮峽堂後永安宮卽今府學初十日十餘里至瞿唐

峽兩岸各數十仞對峙如門灩澦堆當其口江水分

流左右下循灩澦而北登白帝城路陡峻上為先主

建公齋集

廟丞相亮前將軍羽車騎將軍飛配廟前石坊倚闌
望大江正對灩澦所謂如象如馬峽人以此占水候
今冬殘水涸不覺其險耳城之東接白鹽山山石白
如水晶白鹽之對爲赤甲山不產樹木土石皆赤山
有廢城址卽漢魚復縣基城之北一帶渚田清流如
綫俗呼草堂河余意卽灩水東屯少陵寓處也詳具
灩澦白帝二記峽外南岸石鼻子北岸鏡柱當是舊
設關處關今廢關外張飛擂鼓臺孟良梯皆極高峻
下有粉壁堂壁白如堊粉舊有題咏兵書峽在絕壁
上石層疊如束數卷書彈穿石亦高聳廣丈許有眼
如九隙光相通若彈所穿然大抵三峽皆重巖疊嶂
虧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非虛語也十一日
至巫山縣巫山在縣南形如巫字故名東曰琵琶峯
神女廟移此舊傳峯形似琵琶此中婦女多曉音律
未知然否巫峽壁立峭削與瞿唐歸峽爲三峽連亘
七百里絕頂皆檉柏懸泉飛瀑猿獮哀吟十二日至
跳石阻風峽山數里一折水奔急舟行易觸故遇風
輒止十三日出峽過三分水巖畔三泉眼分流甚奇
舟人言相傳上爲川水性浮中湖廣水性平下江西
水性沉好事者淪茗試之果然余以風逆未及辨望

十二峯皆雄峭橫見錯出惟美人峯最高秀考十二
 峯曰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
 飛鳳登龍聖泉首尾一百六十里顧不甚肖亦無美
 人名舊神女廟在峯半故有石刻引墉城記瑤妃西
 王母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斬石疏波今封妙
 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神女所由名也宋玉高唐賦
 文人游戲如牛女洛神之類後人不察至加穢褻余
 作詩為解嘲或亦神所樂聞耳午過萬流驛楚蜀分
 界處次巴東縣瀕江倚巴山又名金字山一峯分三岡狀若金字自麓
 至頂山為城市寇萊公祠二柏相傳公手植十四

日過歸峽怪石猗猗較瞿巫二峽稍卑而奔流怒濤
 過之葉灘多石與新灘同險然葉灘水高於石新灘
 石高於水語云有葉無新言葉灘水大則新灘平也

午抵歸州不得泊阻風艤屈原沱沱即潭謁三閭大夫

廟俗呼清烈公舊有姊歸廟祀原姊嬃嬃子城俗呼舊歸

州宋玉宅昭君村皆在秭歸是日次新灘十五日度
 新灘灘高數丈巨石橫欹江中雪浪峯湧晝夜轟轟
 若江湖聲凡舟至行李悉陸運更募其地舟師加橈
 楫凌空而下船首沒浪復起者再然後徐引近岸小
 船則以長筏沿岸放之上水用百丈盤之而上蜀江

第一險也余從岸上遙觀覓搖目悸是夕宿灘下灘
 凡三處十六日至黃牛峽重巖疊起最高處崖黑色
 如人負刀牽牛狀人黑牛黃江湍紆曲經數宿猶望
 見之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
 如故山下黃陵窟峽神佐禹治水諸葛亮建祠祀之
 自為記碑文刻廟中前有閣臨江亂石嶙峋水石相
 觸磷磷齒齒此下水漸平乘夜泛舟山空峽靜明月
 滿船猿聲裊裊峭壁間漏三鼓抵彝陵州以川江至
 各夷此始平故巖石中斷豁然大江矣十七日更舟州守延余
 署齋即歐公六一堂故址十八日過白陽驛張江陵

居正祖墓野燒滿山樵采往來對江宜都縣虎牙山公

孫述據此造浮橋拒漢下有虎牙灘一名武牙與荆門山

對夜抵枝江縣古羅國地憶家兄象李荆時署邑事今十

八年矣十九日立春過松滋縣至百里洲地寬衍洲

首派別南為外江北為內江故稱枝江吳三桂之叛

自歸巴以下皆遣兵拒守王師駐城陵磯卒殲叛

逆洲上營壘尚存二十日至荊州府泊沙市江陵各

勝皆余舊遊留理署三月時乙巳秋冬也二十一日

公安縣二十二日宿三杆桅二十三日過石首縣至

壺瓶套二十四日過監利縣經城陵磯在洞庭湖口南望

洞庭水天浩淼岳陽樓崢嶸雲霧間青螺數點蓋君
 山也二十五日至白羅山夜大風驟雨江豚跳擲寒
 鴉譟呼甚蕭寂初意抵漢上度歲至是連值怪風雨
 雪紛霏舟人皆思歸歎息長隨燕人泣下沾襟余亦
 悵然有懷呼酒放歌作懷人詩二十首二十九日至
 新堤在臨湘縣東六十里客餽酒脯小飲不知為歲除也康熙
 二十三年正月一日風利遂發舟經嘉魚縣望赤壁
 山孫劉破曹處也黃州特以東坡二賦名本名赤鼻山夜
 泊牌洲在嘉魚縣東七十里初二日過鸚鵡洲達漢口詢禰衡
 墓久失其處初三日訪羅魯峯世珍留飲鏡堂始見梅

花初四日重遊大別山登晴川閣初五日渡江訪醫
 中流風濤怒湧疾遂大作留寓漢陽門內距黃鵠磯
 不半里二十日稍瘥閒步黃鶴樓及仙棗亭諸勝廿
 二日徐方伯惺招飲卽山樓樓踞大觀山顛俯視鄂
 城萬井鱗次遠望江漢及湖南諸峯極山川勝覽自
 是復臥病三十日遊洪山寺寺極弘麗為全楚諸刹
 冠亭有故楚王詩刻石東十里卽卓刀泉二月初二
 日疾復甚旬餘不能興十七日病起王吳廬少詹澤弘
 治具漢陽相招子重吏部尊人也力疾往赴詢郎官
 湖久湮二十日清明渡江東發二十一日至青山阻

風二十二日過陽邏至白湖鎮二十三日經團風鎮
 至黃州赤壁白龜渚皆舊遊以病未登二十四日過
 武昌縣至蘭溪驛二十五日進蘄水縣謁房師張鄂
 山先生諱邦福宿浴蓮菴頗幽雅明末故宗伯龔端毅
 公鼎孳宰蘄時為詩僧恒度建恒度弟子等觀年七
 十四善詩有秋影閣集余初未及見次日始知之為
 題數語卷首二十六日遊文昌閣臨溪石壁刻擊空
 明三字云蘇子瞻書二十七日返舟經鳳棲山訪陸
 羽第三泉是日泊道士泐二十八日過蘄州泊田家
 鎮鎮有吳將甘寧廟二十九日三十日阻風三月初
 一日至九江府登琵琶亭眺望匡廬諸山初二日過
 湖口縣水石湍急余向自江陵回觸風幾殆今九江
 關移此初三日過彭澤縣小孤山突竝江心四面斗
 絕經馬當山王勃夢神助風處也是夕泊花陽鎮初
 四日東流縣阻風初五日抵安慶府寓天寧寺初六
 日趨同年倪檢討燦遂別去從維揚入都向有日記
 來復登曆矣前後五年所謂八門四松橙林修竹當
 必更勝回自長安度未能即至使終老此中視客死

武昌縣至開漢驛二十五日進新水縣驛於開漢驛
 不遠登觀矣宿洛道卷類幽水明水從來作水驛教
 日與同羊跡餘倚幾幾限甚從餘思入清向耳目
 四日東麓灑州風吹蓬蓬日烈矣與泉寓天寧寺陟六
 峰蘇黑當山王陵夢輒與風颯山長矣前葬劉餘隊
 關跡出隊五日曠遠戰灑水亦山突立其亦四面卡
 則口灑水亦灑無余向自亦對回颯風幾暇今武武
 一日至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

遊杜工部草堂記

成都南門外二里為青羊宮又里許為草堂寺即古
 浣花溪寺也寺右即工部草堂堂三楹有公石刻像
 又有一斷碑像臥草中其地瀆浣花溪背郭面山遠
 峯秀疊清流縈迴東望武侯祠廟西眺雪山極山水
 之勝余意錦城山川秀絕西南浣溪又其最勝地少
 陵卜築於此前後五年所謂入門四松橙林修竹當
 必更勝回首長安度未能即至使終老此中視客死
 未陽歸葬偃師亦復何異乃汲汲然去之下夔州往
 來讓西東屯卒之具舟出峽流離播遷以死豈崔肝

之亂勢固不可留耶抑羈棲日久不勝其忠君戀國之心冀北歸以慰其志耶觀公在雲安作詩懷錦水居止摹畫浣溪風景至悉然則公雖去其不能忘情草堂明矣草堂自唐迄明屢經修葺弘治中增置書院廊廡後皆燬于寇順治初卽故址新之草構而已余來潭上值再罹叛亂大軍駐牧日久蔓草頽垣間牛溲馬矢狼藉階砌像雖設寥寥無復燈火余竊悲之間以語藩臬諸君皆唯唯然未知何如也雖然少陵幸有祠矣以余所聞于蜀文翁之講堂司馬相如之琴臺楊雄之草玄亭君平之故宅後世讀其書想見其人思識其居址碑碣以爲快乃千百年間或爲僧寮或爲縣署甚至茫然無可憑弔而公之草堂猶髣髴於烽烟戎馬之餘意古人遺蹟其存沒亦有幸不幸乎噫可慨也已

不幸乎意可謝此已

得讀欽欽歐丈魚之繪意古人歎觀其奇哉亦自幸
曾寮垣爲淵學甚至茲然無可憑甲而公之草堂餘
良其人思端其曷止軒輊以爲州以千百年間延爲

浣花溪記

浣花溪在成都府西南五里一名百花潭清流澄澈
約數里許舊傳唐冀國夫人任氏微時居潭上有僧
墮汚渠女爲浣衣蓮花應手而出人異之因呼爲百
花潭崔寧節度西川納爲妾妻死遂爲繼室累封國
夫人夫人旣貴每歲生日來置酒其家泛舟高會後
人因之遂以爲常按唐書大曆中崔寧入朝留弟寬
居守楊子琳自瀘州襲之寬戰力屈寧妻任出家財
募兵得千人自將以進子琳引去蜀賴以安初不載
其封冀國亦不知爲何許人宋任正一遊浣花記謂

夫人有功于蜀人德之於其生日卽其祠祀焉因相與娛樂理或有之百花之說實出于附會杜甫詩云百花潭北莊又云百花潭水卽滄浪其來舊矣非由冀國得名也其說近是顧謂成都風俗以游樂相尚歲孟夏十有九日通國士女靚粧麗服南出錦官門拜夫人祠下退遊杜子美宅遂汎舟浣花連檣啣尾飾以綵繒簫鼓歌吹聲不絕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結棚以閱舟之往來芻蕘負販至稱貸爲樂府尹亦爲之置酒設水嬉盡一日而返夫畫船簫鼓之盛莫若吳中及西湖蜀人之遊如此其繁麗侈靡何減江南惜乎未及見其盛而風流遂以銷歇也蓋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其物產富饒甲天下故川北號爲陸海而又代際承平家給人足宜其游觀之樂至于如此明末疊經寇亂民不聊生張獻忠之去蜀將入秦也慮蜀人爲變夜驅成都民出南門盡殲之分遣四將軍屠殺各州郡上功論賞計男婦數百萬人已又召諸郡生儒技術僧道赴成都試職及汰除新兵衛軍悉殺之又數十萬人於是焚城市公私廬舍及米粟積聚無一存者嗟乎闖獻之亂極矣屠殺之慘要未有若蜀者余自葭萌入川北起閬中東盡夔巫所

見城郭傾廢官僦屋以居異時通都大邑茅茨十數
家其民多不過百十人皆秦楚流寓甚有七八十里
無人烟者猿啼虎跳僅得于荒塍廢礎間想見昔日
之勝蓋治亂盛衰之感不獨浣花爲然矣夫天下之
數盛極必衰衰極又必盛今
天子仁聖加意荒徼招民者許授官復蠲除勸墾續
墾諸田糧所以爲蜀計至切誠得文翁韋臯張詠輩
休養生息招流亡免其徭役宦遊旅於四方者俾悉
返故籍數十年後雖不能還舊觀或者其稍稍起乎
嗚呼難矣

八陣圖記

志稱武侯八陣圖在夔州者六十有四爲方陣法在
新都牟彌鎮者一百一十有八爲當頭陣法在棋盤
市者二百五十有六爲下營法是圖凡三矣乃楊升
菴記止稱牟彌及夔之永安宮而不及棋盤市何耶
豈博雅如升菴又生其地顧有所未悉耶余過新都
以試命不得遊北至成都索通志觀之乃在縣北三
十里與人憤憤已疾驅失之矣舟還過夔門值甚雨
登城南樓望之細石纍纍成隊所謂高五尺相去各
九尺正中南北悉方廣五尺凡六十四聚又後兩層

凡三十二聚桓温謂常山蛇勢宋范蓀云圖數八前
八八六十四正也後四入三十二奇也然烟雨冥濛
僅得其概土人云春夏泛漲圖悉沒於水水落聚如
故夔人每歲人日傾城遊其間謂之踏磧夫人精誠
所積其氣常凝結而不可散侯孤忠貫天地此特其
跡耳宜後人思之流連玩賞而不能去也獨侯以天
下奇才使得盡其所學不難戮力中原光復漢室乃
苗蠻更叛征討無虛日使奇正相生之法不用之司
馬曹魏而七擒七縱小試于雍閬孟獲之流豈不重
可惜哉雖然三分決策侯蓋早已知之矣

灩澦堆記

益州記云灩澦堆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
不敢進故曰灩澦又曰猶豫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
故猶豫也樂府作淫豫淫豫大如襍瞿唐不可觸世
說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灩澦如馬瞿唐莫下峽中人
以此爲水候余自發夔州十里許至瞿唐時仲冬水
殺兩岸壁立千仞灩澦當其口江水分流左右下堆
高二十餘丈廣亦十數丈碎石凝積而成不產樹水
其礧硨離奇與彭蠡之鞮山江中之小孤畧相類顧
如象如馬不得其似心竊怪之已緣小徑登白帝城

便林齋集 卷之七
謁先主祠廟廟前石欄周繞下瞰江流正對灩澦其
形乃銳而長西角首昂起如獸蹲然乃知方冬涸落
石盡出於水夏水暴漲則堆皆沒微露其頂故如象
更如馬耳如象石勢猶巨故不可上如馬則水愈高
石愈小并不可下矣嗚呼其險如此

登白帝城記

白帝城在夔州東十三里公孫述所築昭烈托孤受
遺處也城緣山爲高下陂陀約數里頽垣廢礫中戍
堡數間微獨當年宮闕鞠爲茂草卽近世琳宮梵刹
亦無復存矣城之西卽瞿唐北崖灩澦當其下拾級
而登爲先主廟配以丞相亮前將軍羽車騎將軍飛
廟中石刻題詠頗多然皆明時物廟前立一坊坊外
周以石欄俯視江流歷歷然其東接白鹽山崖壁高
峻皆白色望之如水晶故名白鹽白鹽之對西南爲
瞿唐之南崖東聯赤甲山不產樹木土石皆赤如人

袒背故曰赤甲或云漢時有巴人爲赤甲軍因各山有廢城址相傳亦述所築又謂卽漢魚復縣地未知孰是城之北其下皆平疇渚田清流一綫縈繞如帶余疑卽大瀼水詢之住僧則曰草堂河也夫自子美居瀼西始有草堂今乃以名河得無是耶顧訪東屯不得其處志稱在府治東北王龜齡云計臺卽少陵故宅陸務觀記瞿唐關東卽東屯又云東屯李氏居已三世距少陵纔三易主唐時券尚存于臧修東屯故居記則云峽中多高山峻谷獨東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崇岡樹木蔥蒨少陵卜築於此果爾則草堂河一帶其爲東屯無疑矣大約少陵自下夔門遷赤甲又遷瀼西遷東屯復自東屯歸瀼西凡二年總不越白帝數里內恨從人憤憤不得所據耳然觀草堂之稱似因草堂而後以名其河者夫自有白帝以來其傍城而居者不知何限要皆寒烟衰草不可踪跡而河乃以草堂名山川之勝豈不重乎其人哉特未知臧所紀捐金市李氏舊居創建大觀堂奉工部遺像其爲堂齋軒檻今且何如也

李元書武除數大廳堂奉工陪數刻其爲堂齋神畫
而後之觀豈不重乎其人特卦未味良而除計金市
以各其同者夫自晉白帝以來其尙姓而各皆不
并人對觀不辨而熟耳然躡草堂之醉以因草堂而
其對自東中韃躡西以二半懸不絀白帝樓里內地
無疑矣大餘少刻自下雙門數表甲又數躡西躡東
憲齋少刻小築於北果爾順草堂同一帶其爲東中

謁岳忠武家廟記

浙江按察使署故宋岳鄂王宅也舊有祠余每過其
地向往久之頃以觀察君之招憩息祠畔乃得登堂
瞻拜焉中爲王廟張憲等六人配稍東三楹曰家廟
中祀王父母左祀王子雲等五人侍坐右祀夫人女
孝娥侍而子婦五亦以次列坐其後有井王女就義
處也正德中覆以亭榜曰孝娥井余過而悲之當王
之戮力中原也高宗欲爲營第王辭曰強敵未滅何
以家爲此其意視宅第如浮雲卽父母妻子亦同夢
幻豈意數百年後俎豆一堂鳧鳧相聚有如此哉考

王廟在杭者二棲霞嶺埋環之所故廟貌巍峩配以一時忠義之士而檜島亦鑄像墓前所以快今古之人心家廟聚族之地則爲別廟爲別寢祀其祖父孫三世而闡以內亦與焉所以表一門之忠孝其不忍忘王一也且王旣千古矣清河坊望仙橋非張循王秦太師故第乎長橋複道詎無一二遺蹟足供憑弔然卒未有過而問焉者東窻何處且令人拊心搯而不能去嗚呼賢奸之辨可畏也已獨惜奉祀木主自王而外皆稱封號而不書生時官爵名氏如王父孚慶侯諸子繼忠紹忠續忠諸婦相德介德之類而王女旣稱節女又曰仙官殊非祀典之正誠攷而更定之曰宋某官贈某諡某某公夫人則各從其氏王女直書之曰孝娥或節女庶亦王父子生死不忘宋之意乎神其稱非王志也



